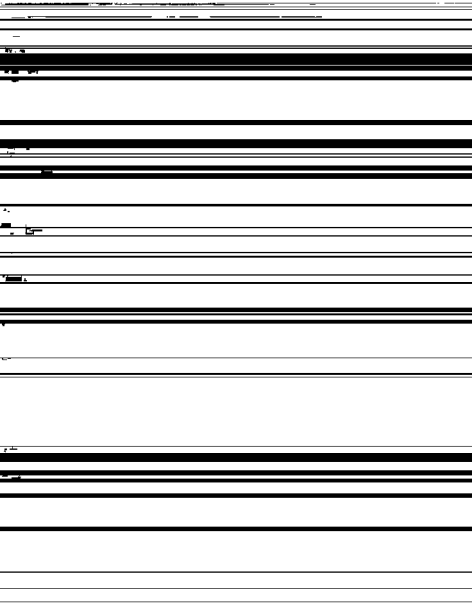


欽定舊唐書

卷一百九



及聞其死三軍慟哭便引退默啜女婿火拔頡利發石
阿失畢時與同俄特勒同領兵以同俄之死懼不敢歸
遂將其妻歸降虔瓘以破賊之功拜冠軍大將軍又下
制曰朕聞賞有功報有德者政之急也若功不賞德不
報則人何謂哉雲麾將軍檢校右驍衛將軍兼北庭都
護瀚海軍經略使金山道副大聰管招慰營田等使上
柱國太原縣開國子郭虔瓘宣威將軍守右驍衛翊府
中郎將檢校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借紫金魚袋上柱
國郭知運等早負名節見稱義勇頃者柳中金滿偏師
禦敵蕭條窮漠之外奔迫孤城之下強寇益侵援兵不

至旣守而戰自秋涉冬櫪馬長嘶戍人遠望謀以十勝
成其九拒遂能推日逐之遺種斬天驕之愛息豈耿恭
班超獨高前史將廉頗李牧與朕同時眷言茂勲是所
嘉歎信可以疇其井邑昭示遐邇俾勞臣觀而懦夫立
焉虔瓘可進封太原郡開國公知運可封介休縣開國
公虔瓘俄轉安西副大都護攝御史大夫四鎮經略安
撫使進封潞國公賜實封一百戶虔瓘乃奏請募關中
兵一萬人徃安西討擊皆給公乘兼供熟食勅許之將
作大匠韋湊上疏曰臣聞兵者凶器不護已而用之今
西域諸蕃莫不順軌縱鼠竊狗盜有戍卒鎮兵足宣式

遇之威非降赫斯之怒此師之出未見其名臣又聞安
不妄危理必資備自近及遠強幹弱枝是以漢實關中
徒諸豪族今關輔戶口積久逋逃承前先虛見猶未實
屬北虜犯塞西戎駭邊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宜更募
驍勇遠資荒服又一萬行人詣六千餘里咸給遞馱並
供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人戶漸少涼州
已去沙磧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得濟又萬人賞賜費用
極多萬里資糧破損尤廣縱令必剋其獲幾何儻稽天
誅無乃甚損請令計議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卽知利害
況用者必賞獲者未量何要此行頓空畿甸且上古之

時大同之化不獨子子不獨親親何隔華戎務均安靖
洎皇道謝古帝德慙皇猶尚綏懷不從征伐有占風覘
雨之客無越海踰山之師其後漢武膺圖志恢土宇西
通絕域北擊匈奴雖廣獲珍奇多斬首級而中國疲耗
殆至危亡是以俗號昇平君稱盛德者咸指唐堯之代
不歸漢武之年其要功不成者復焉足比議惟陛下圖
之虔瓘竟無克獲之功尋遷右威衛大將軍以疾卒其
後又以張嵩爲安西都護以代虔瓘嵩身長七尺偉姿
儀初進士舉常以邊任自許及在安西務農重戰安西
府庫遂爲充實十年轉太原尹卒官俄又以黃門侍郎

杜暹代嵩爲安西都護

郭知運字逢時瓜州常樂人壯勇善射頗有膽略初爲秦州三度府果毅以戰功累除左驍衛中郎將瀚海軍經略使又轉檢校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開元二年春副郭虔瓘破突厥於北庭以功封界休縣公加雲麾將軍擢拜右武衛將軍其秋吐蕃入寇隴右掠監牧馬而去詔知運率衆擊之知運與薛訥王皎等犄角擊敗之拜知運鄯州都督隴右諸軍節度大使四年冬突厥降戶阿悉爛跌跌思太等率衆反叛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爲賊所執詔薛訥領兵討之叛賊至綏州界詔知運領

朔方兵募橫擊之大破賊衆於黑山呼延谷賊捨甲仗走六年知運又率兵入討吐蕃賊徒無備遂掩至九曲獲鑱及甲馬犛牛等數萬計知運獻捷遂分賜京文武五品已上清官及朝集使拜知運爲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加封太原郡公八年六州胡康待賓等反詔知運與王皎討平之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賜金銀器百事雜綵千段九年卒於軍贈涼州都督錫米粟五百斛絹帛五百段仍令中書令張說爲其碑文知運自居西陲甚爲蕃夷所憚其後王君奭亦號勇將時人稱王郭焉子英傑英又英傑官至左衛將軍開元二十一年

幽州長史薛楚玉遣英傑及裨將吳克勤烏知義羅守忠等率精騎萬人及降奚之衆以討契丹屯兵於榆關之外契丹首領可突于引突厥之衆拒戰於都山之下官軍不利知義守忠率麾下便道遁歸英傑與克勤逢賊力戰皆沒于陣其下精銳六千餘人仍與賊苦戰賊以英傑之首示之竟不降盡爲賊所殺英又劔南西川節度使自有傳

王君奭瓜州常樂人也初爲郭知運別奏驍勇善騎射以戰功累除右衛副率及知運爲河西隴右節度使遷右羽林軍將軍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六年冬吐蕃大

將悉諾邏率衆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奐以其兵疲整士馬以掩其後會大雪賊徒凍死者甚衆賊遂取積石軍西路而還君奐令副使馬元慶裨將車蒙追之不及君奐先令人潛入賊境於歸路燒草悉諾邏還至大非川將息甲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奐襲其後入至青海之西時海水冰合君奐與秦州都督張景順等率將士並乘冰而渡會悉諾邏已度大非山輜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側君奐縱兵盡俘獲之及羊馬萬數君奐以功遷右羽林軍大將軍攝御史中丞依舊判涼州都督封晉昌伯拜其父壽爲少府

監仍聽致仕上又嘗於廣達樓引君奭及妻夏氏設宴
賜以金帛夏氏亦有戰功故特賞之封爲武威郡夫人
其冬吐蕃寇陷瓜州執刺史田仁獻及君奭父壽殺掠
人戶并取軍資及倉糧又進攻玉門軍及常樂縣仍縱
僧徒使歸涼州謂君奭曰將軍常欲以忠勇報國今日
何不一戰君奭聞父被執登陴西向哭竟不敢出兵初
涼州界有迴紇契苾思結渾四部落代爲酋長君奭微
時往來涼府爲迴紇等所輕及君奭爲河西節度使迴
紇等怏怏恥在其麾下君奭以法繩之迴紇等積怨密
使人詣東都自陳枉狀君奭遽發驛奏迴紇部落難制

潛有叛謀上使中使往按問之迴紇等竟不得理由是
瀚海大都督迴紇承宗長流灤州渾大得長流吉州賀
蘭都督契苾承明長流藤州盧山都督思結歸國長流
瓊州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特進契苾嵩以與迴紇等結
婚之令問爲撫州別駕嵩連州別駕於是承宗之黨瀚
海州司馬護輸糺合黨與謀殺君奭以復其怨會吐蕃
使間道往突厥君奭率精騎往肅州掩之還至甘州南
鞏箠驛護輸伏兵突起奪君奭旌節先殺其左右宗貞
剖其心云是其始謀也君奭從數十人與賊力戰自朝
至晡左右盡死遂殺君奭馱其屍以奔吐蕃追及之護

翰遂棄君奩屍而走上甚痛惜之制贈特進荊州大郡
督給靈舉遞歸京師葬於京城之東官供喪事仍令張
說爲其碑文上自書石以寵異之吐蕃之寇瓜州也分
遣副將莽布支攻常樂縣令賈師順嬰城固守及瓜州
城陷大將悉諾邏又盡引其衆乘勢以攻之數日不陷
賊中有分得漢口爲妻者其妻弟在常樂城中悉諾邏
使夜就城下詐爲私見謂師順曰瓜州已破吐蕃盡衆
來此豈有拒守之理小人妻弟在城情有所念明府何
不早降以全城中之衆師順荅曰漢法降賊者九族爲
戮吾受國官爵祇可以死拒寇豈得背恩降賊悉諾邏

知師順不降又攻城八日復令前使謂師順曰明府既不肯降吾衆欲還城中豈無財物以相贈耶師順請脫士卒衣裳以爲賂悉諾邏知城中無財帛夜燒死人收營而去引衆毀瓜州城師順遽開門收器械更修守備吐蕃果使精騎迴襲而巡城知有備始去賈師順者岐州人也以守城之功累遷鄯州都督隴右節度使入爲左領軍將軍病卒

張守珪陝州河北人也初以戰功授平樂府別駕從郭虔瓘於北庭鎮遣守珪率衆救援在路逢賊甚衆守珪身先士卒與之苦戰斬首千餘級生擒賊率頡斤一人

開元初突厥又寇北庭虔瓘令守珪間道入京奏事守珪因上書陳利害請引兵自蒲昌輪臺翼而擊之及賊敗守珪以功特加游擊將軍再轉幽州良社府果毅守珪儀形瓌壯善騎射性慷慨有節義時盧齊卿爲幽州刺史深禮遇之常共榻而坐謂曰足下數年外必節度幽涼爲國之良將方以子孫相託豈得以寮屬常禮相期耶守珪後累轉左金吾員外將軍爲建康軍使十五年吐蕃寇陷瓜州王君奭死河西恟懼以守珪爲瓜州刺史墨離軍使領餘衆修築州城板堞纔立賊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顧失色雖相率登陴略無守禦之意守

珪曰彼衆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也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疑城中有備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修復廨宇收合流亡皆復舊業守珪以戰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以瓜州爲都督府以守珪爲都督瓜州地多沙磧不宜稼穡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盡爲賊所毀旣地少林木難爲修葺守珪設祭祈禱經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澗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堰於是水道復舊州人刻石以紀其事明年遷鄯州都督仍充隴右節度二十一年轉幽州長史兼御史中丞營州都督

河北節度副大使俄又加河北採訪處置使先是契丹及奚連年爲邊患契丹衙官可突于驍勇有謀略頗爲夷人所伏趙含章薛楚玉等前後爲幽州長史竟不能拒及守珪到官頻出擊之每戰皆捷契丹首領屈刺與可突于恐懼遣使詐降守珪察知其僞遣管記右衛騎曹王悔詣其部落就謀之悔至屈刺帳賊徒初無降意乃移其營帳漸向西北密遣使引突厥將殺悔以叛會契丹別帥李過折與可突于爭權不叶悔潛誘之斬屈刺可突于盡誅其黨率餘衆以降守珪因出師次于紫蒙川大閱軍實讌賞將士傳屈刺可突于等首于東都

梟於天津橋之南詔封李過折爲北平王使統其衆尋爲可突于餘黨所殺二十三年春守珪詣東都獻捷會籍田禮畢酺宴便爲守珪飲至之禮上賦詩以褒美之遂拜守珪爲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餘官並如故仍賜雜綵一千匹及金銀器物等與二子官仍詔於幽州立碑以紀功賞二十六年守珪裨將趙堪白真陁羅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盧軍使烏知義令率騎邀叛奚餘衆於湟水之北將踐其禾稼知義初猶固辭真陁羅又詐稱詔命以迫之知義不得已而行及逢賊初勝後敗守珪隱其敗狀而妄奏克獲之功事頗

泄上令謁者牛仙童往按之守珪厚賂仙童遂附會其事但歸罪於白真隋羅逼令自縊而死二十七年仙童事露伏法守珪以舊功減罪左遷括州刺史到官無幾疽發背而卒弟守琦左驍衛將軍守瑜金吾將軍守珪子獻誠守瑜子獻恭守琦子獻甫三人皆爲興元節度使各自有傳

牛仙客涇州鶉觚人也初爲縣小吏縣令傅文靜甚重之文靜後爲隴右營田使引仙客參預其事遂以軍功累轉洮州司馬開元初王君奭爲河西節度使以仙客爲判官甚委信之時又有判官宋貞與仙客俱爲腹心

之任及君奭死宋貞亦爲迴紇所殺仙客以不從獲免
俄而蕭嵩代君奭爲河西節度又以軍政委於仙客仙
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誠信及嵩入知政事數稱
薦之稍遷太僕少卿判涼州別駕事仍知節度留後事
竟代嵩爲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歷太僕卿殿中監軍
使如故開元二十四年秋代信安王禕爲朔方行軍大
總管右散騎常侍崔希逸代仙客知河西節度事初仙
客在河西節度時省用所積鉅萬希逸以其事奏聞上
令刑部員外郎張利貞馳傳往覆視之仙客所積倉庫
盈滿器械精勁皆如希逸之狀上大悅以仙客爲尚書

中書令張九齡執奏以爲不可乃加實封二百戶其年十一月九齡等罷知政事遂以仙客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知門下事時有監察御史周子諒竊言于御史大夫李適之曰牛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大夫國之懿親豈得坐觀其事適之遽奏子諒之言上大怒廷詰之子諒辭窮於朝堂決配流瀼州行至藍田而死仙客旣居相位獨善其身唯諾而已所有錫賚皆緘封不啓百司有所諮決仙客曰但依令式可也不敢措手裁決明年特封幽國公贈其父意爲禮部尚書祖會爲涇州刺史俄又進拜侍中兼兵部尚書天寶年改易官名

拜左相尚書如故其年七月卒年六十八內出絹一千匹布五百端遣中使送至宅以賻之贈尚書左丞諡曰貞簡初仙客爲朔方軍使以姚崇孫闔爲判官及知政事闔累遷侍御史自云能通鬼道預知休咎仙客頗信惑之及疾甚闔請爲仙客祈禱在其門下遂逼仙客令作遺表薦闔叔尚書右丞弈及兵部侍郎盧奐堪代已闔爲起草仙客時旣危殆署字不成其妻因中使來弔以其表上立宗覺而怒之左遷弈爲永陽太守盧奐爲臨淄太守賜闔死

王忠嗣太原祁人也家于華州之鄭縣父海賓太子右

衛率豐安軍使太谷男以驍勇聞隴上開元二年七月吐蕃入寇朝廷起薛訥攝左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率杜賓客郭知運王駿安思順以禦之以海賓爲先鋒及賊于渭州西界武階驛苦戰勝之殺獲甚衆諸將嫉其功按兵不救海賓以衆寡不敵歿于陣大軍乘其勢擊之斬首一萬七千級獲馬七萬五千匹羊牛十四萬頭玄宗聞而憐之詔贈左金吾大將軍忠嗣初名訓年九歲以父死王事起復拜朝散大夫尚輦奉御賜名忠嗣養於禁中累年肅宗在忠邸與之游處及長雄毅寡言嚴重有武略玄宗以其兵家子與之論兵應對縱橫

皆出意表玄宗謂之曰爾後必爲良將十八年又贈其父安西大都護其後遂從河西節度兵部尚書蕭嵩河東副元帥信安王禕並引爲兵馬使二十一年再轉左領軍衛郎將河西討擊副使左威衛將軍賜紫金魚袋清源男兼檢校代州都督嘗短皇甫惟明義弟王昱憾焉遂爲所陷貶東陽府左果毅屬河西節度使杜希望謀拔新城或言忠嗣之材足以輯事必欲取勝非其人不可希望卽奏聞詔追忠嗣赴河西旣下新城忠嗣之功居多因授左威衛郎將專知行軍兵馬是秋吐蕃大下報新城之役晨壓官軍衆寡不敵師人皆懼焉忠嗣

乃以所部策馬而前左右馳突當者無不辟易出而復合殺數百人賊衆遂亂三軍翼而擊之吐蕃大敗以功最詔拜左金吾衛將軍同正員尋又兼左羽林軍上將軍河東節度副使兼大同軍使二十八年以本官兼代州都督攝御史大夫兼充河東節度又加雲麾將軍二十九年代韋光乘爲朔方節度使仍加權知河東節度事其月以田仁琬充河東節度使忠嗣依舊朔方節度天寶元年兼靈州都督是歲北伐與奚怒皆戰于桑乾河三敗之大虜其衆耀武漢北高會而旋時突厥葉護新有內難忠嗣盛兵磧口以威振之烏蘓米施可汗懼

而請降竟遷延不至忠嗣乃縱反間於拔悉密與葛邏祿迴紇三部落攻米施可汗走之忠嗣因出兵伐之取其右廂而歸其西葉護及毗伽可敦男殺葛臘哆率其部落千餘帳入朝因加左武衛大將軍明年又再破怒皆及突厥之衆自是塞外晏然虜不敢入天寶三載突厥十姓拔悉密葉等竟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傳首京師四載加攝御史大夫充河東節度採訪使五月進封清源縣公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居節將以持重安邊爲務嘗謂人云國家昇平之時爲將者在撫其衆而已吾不欲疲中國之力以徼功名耳但訓練士馬缺則補之

有漆弓百五十斤嘗貯之袋中示無所用軍中皆日夜
思戰因多縱間謀以伺虜之隙時以奇兵襲之故士樂
爲用師出必勝每軍出卽各召本將付其兵器令給士
卒雖一弓一箭必書其名姓於上以記之軍罷却納若
遺失卽驗其名罪之故人自勸甲仗充牣矣四載又
兼河東節度採訪使自朔方至雲中緣邊數千里當要
害地開拓舊城或自創制斥地各數百里自張仁亶之
後四十餘年忠嗣繼之北塞之人復罷戰矣五年正月
河隴以皇甫惟明敗衄之後因忠嗣以特節充西平郡
太守判武威郡事充河西隴右節度使其月又權知朔

方河東節度使事忠嗣佩四將印控制萬里勁兵重鎮皆歸掌握自國初已來未之有也尋遷鴻臚卿餘如故又加金紫光祿大夫仍授一子五品官後頻戰青海積石皆大剋捷尋又伐吐谷渾於墨離虜其全國而歸初忠嗣在河東朔方日久備諳邊事得士卒心及至河隴頗不習其物情又以功名富貴自處望減於往日矣其載四月固讓朔方河東節度許之玄宗方事石堡城詔問以攻取之略忠嗣奏云石堡險固吐蕃舉國而守之若頓兵堅城之下必死者數萬然後事可圖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請休兵秣馬觀釁而取之計之上者玄宗

因不快李林甫尤忌忠嗣日求其過六載會董延光獻策請下石堡城詔忠嗣分兵應接之忠嗣僂俛而從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危之遽而入告將及於庭忠嗣曰李將軍有何事乎光弼進而言曰請議軍忠嗣曰何也對曰向者大夫以士卒爲心有拒董延光之色雖曰受詔實奪其謀何者大夫以數萬衆付之而不懸重賞則何以賈三軍之勇乎大夫財帛盈庫何惜數萬段之賞以杜其讒口乎彼如不捷歸罪於大夫矣忠嗣曰李將軍忠嗣計已決矣平生始望豈及貴乎今爭一城得之未制於敵不得之未害於國忠嗣豈以數萬人

之命易一官哉假如明主見責豈失一金吾羽林將軍
歸朝宿衛乎其次豈失一黔中上佐乎此所甘心也雖
然公實愛我光弼謝曰向者恐累大夫敢以哀告大夫
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而出及延光過期
不剋訴忠嗣緩師故師出無功李林甫又令濟陽別駕
魏林告忠嗣稱徃任朔州刺史忠嗣爲河東節度云早
與忠王同養宮中我欲尊奉太子玄宗大怒因徵入朝
令三司推訊之幾陷極刑會哥舒翰代忠嗣爲隴右節
度特承恩顧因奏忠嗣之枉詞甚懇切請以已官爵贖
罪玄宗怒稍解十一月貶漢陽太守七載量移漢東郡

太守明年暴卒年四十五子震天寶中秘書丞其後哥舒翰大舉兵伐石堡城拔之死者太半竟如忠嗣之言當代稱爲名將先是忠嗣之在朔方也每至互市時卽高估馬價以誘之諸蕃聞之競來求市來輒買之故蕃馬益少而漢軍益壯及至河隴又奏請徙朔方河東戎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又壯迄于天寶末戰馬蕃息寶應元年追贈兵部尚書

史臣曰郭虔瓘郭知運王君奭張守珪牛仙客王忠嗣立功邊域爲世虎臣班超傅介子之流也然虔瓘以萬人征西請給公乘熟食可謂謀之不臧矣君奭以父執

登陴兵竟不出此則不知門外之事義斷恩也守珪以
至誠感神取材成堰與夫耿恭拜井有何異焉仙客爰
自方隅驟登廊廟顯招物議獨善其身蓋才有不周昧
於陳力就列忠嗣因青蠅之點幾危其身讒人之言誠
可畏也

贊曰隴山之西幽陵之北爰有戎夷世爲殘賊二郭二
王守珪仙客禦寇之功存乎方策

舊唐書卷一百三

舊唐書卷一百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五十四

高仙芝

封常清

哥舒翰

高仙芝本高麗人也父舍雞初從河西軍累勞至四鎮十將諸衛將軍仙芝美姿容善騎射勇決驍果少隨父至安西以父有功授游擊將軍年二十餘卽拜將軍與父同班秩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未甚任用後夫蒙靈詔累拔擢之開元末爲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小勃律國王爲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餘國

皆爲吐蕃所制貢獻不通後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并
靈譽累討之不捷玄宗特勅仙芝以馬步萬人爲行營
節度使往討之時步軍皆有私馬自安西行十五日
至撥換城又十餘日至握瑟德又十餘日至疎勒又二十
餘日至葱嶺守捉又行二十餘日至播密川又二十餘
日至特勒滿川卽五識匿國也仙芝乃分爲三軍使疎
勒守捉使趙崇玘統三千騎趣吐蕃連雲堡自北谷入
使撥換守捉使賈崇瓘自赤佛堂路入仙芝與中使邊
令誠自護密國入約七月十三日辰時會于吐蕃連雲
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爲柵有兵八九

千人城下有婆勒川水漲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諸將選兵馬人齋三日乾糧早集河次水旣難渡將士皆以爲狂旣至人不濕旗馬不濕韉已濟而成列矣仙芝喜謂令誠曰向吾半渡賊來吾屬敗矣今旣濟成列是天以此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擊從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殺五千人生擒千人餘並走散得馬千餘匹軍資器械不可勝數玄宗使術士韓履冰往視曰懼不欲行邊令誠亦懼仙芝畱令誠等以羸病尪弱三千餘人守其城仙芝遂進三日至坦駒嶺直下峭峻四十餘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卽是好心又恐兵士不

下乃先令二十餘騎詐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嶺來迎既至坦駒嶺兵士果不肯下云大使將我欲何處去言未畢其先使二十人來迎云阿弩越城胡並好心奉迎娑夷河藤橋已斫訖仙芝陽喜以號令兵士盡下娑夷河卽古之弱水也不勝草芥毛髮下嶺三日越胡果來迎明日至阿弩越城當日令將軍席元慶賀婁餘潤先修橋路仙芝明日進軍又令元慶以一千騎先謂小勃律王曰吾取汝城亦不斫汝橋但借汝路過向大勃律去城中有首領五六人皆赤心吐蕃仙芝先約元慶云軍到首領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勅命賜綵物等首

領至齊縛之以待我元慶既至一如仙芝之所教縛諸首領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爲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慶斫藤橋去勃律猶六十里及暮纔斫了吐蕃兵馬大至已無及矣藤橋闊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爲吐蕃所詐借路遂成此橋至是仙芝徐自招諭勃律及公主出降並平其國天寶六載八月仙芝虜勃律王及公主趣赤佛堂路班師九月復至婆勒川連雲堡與邊令誠等相見其月末還播密川令劉單草告捷書遣中使判官王廷芳告捷仙芝軍還至河西夫蒙靈答都不使人迎勞罵仙芝曰噉狗腸高麗

奴噉狗屎高麗奴于闐使誰與汝奏得仙芝曰中丞焉
耆鎮守使誰邊得曰中丞安西副都護使誰邊得曰中
丞安西都知兵馬使誰邊得曰中丞靈營曰此旣皆我
所奏安得不待我處分懸奏捷書據高麗奴此罪合當
斬但緣新立大功不欲處置又謂劉單曰聞爾能作捷
書單恐懼請罪令誠具奏其狀曰仙芝立奇功今將憂
死其年六月制授仙芝鴻臚卿攝御史中丞代夫蒙靈
營爲四鎮節度使徵靈營入朝靈營大懼仙芝每日見
之趨走如故靈營益不自安將軍程千里時爲副都護
大將軍畢思琛爲靈營押衙行官王滔康懷順陳奉忠

等嘗構譖仙芝靈晉仙芝既領節度事謂程千里曰公
面似男兒心如婦人何也又謂思琛曰此胡敢來我城
東一千石種子莊被汝將去憶之乎對曰此是中丞知
思琛辛苦見乞仙芝曰吾此時懼汝作威福豈是憐汝
與之我欲不言恐汝懷憂言了無事矣又呼王滔等至
捽下將笞良久皆釋之由是軍情不懼八載入朝加特
進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員仍與一子五品九載將
兵討石國平之獲其國王以歸仙芝性貪獲石國大瑟
瑟十餘石真金五六駝名馬寶玉稱是初舍雞以仙
芝爲懦緩恐其不能自存至是立功家財鉅萬頗能散

施人有所求言無不應其載入朝拜開府儀同三司尋
除武威太守河西節度使代安思順思諷羣胡割耳務
面請畱監察御史裴周南奏之制復畱思順以仙芝爲
右羽林大將軍十四載封密雲郡公十一月安祿山據
范陽叛是日以京兆牧榮王琬爲討賊元帥仙芝爲副
命仙芝領飛騎曠騎及朔方河西隴右應赴京兵馬并
召募關輔五萬人繼封常清出潼關進討仍以仙芝兼
御史大夫十二月師發玄宗御望春亭慰勞遣之仍令
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州是月十一日封常
清兵敗於汜水十三日祿山陷東京常清以餘衆奔陝

州謂仙芝曰累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狂寇奔突則京師危矣宜棄此守急保潼關常清仙芝乃率見兵取太原倉錢絹分給將士餘皆焚之俄而賊騎繼至諸軍惶駭棄甲而走無復隊伍仙芝至關繕修守具又令索承光守善和戍賊騎至關已有備矣不能攻而去仙芝之力也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也外祖犯罪流安西効力守胡城南門頗讀書每坐常清於城門樓上教其讀書多所歷覽外祖死常清孤貧三十餘屬夫蒙靈詈爲四鎮節度使將軍高仙芝爲都知兵馬使頗有材能每出軍奏儻

從三十餘人衣服鮮明常清慨然發憤投牒請預一僚
常清細瘦目類脚短而跛仙芝見其貌寢不納明日又
投牒仙芝謂曰吾奏謙已足何煩復來常清怒倨謂仙
芝曰常清慕公高義願事鞭轡所以無媒而前何見拒
之深乎公若方圓取人則士大夫所望若以貌取人恐
失之子羽矣仙芝猶未納常清自爾仙芝出入晨夕不
離其門凡數十日仙芝不得已補爲僚開元末會達奚
部落背叛自黑山北向西趣碎葉立宗勅靈營邀擊之
靈營使仙芝以兵北至綾嶺下遇賊擊之達奚行遠人
馬皆疲斬殺略盡常清於幕中潛作捷書具言次舍井

泉遇賊形勢克獲謀略事頗精審仙芝所欲言無不周
悉仙芝大駭異之仙芝軍迴靈營賞勞仙芝去奴祿帶
刀見判官劉眺獨孤峻等逆問之曰前者捷書誰之所
作副大使幕下何得有如此人仙芝曰卽仙芝僉人封
常清也眺等揖仙芝命常清進坐與語如舊相識衆人
方異之以破達奚功授疊州地下戍主便以爲判官累
以軍功授鎮將果毅折衝天寶六年從仙芝破小勃律
十二月仙芝代夫蒙靈營爲安西節度使便奏常清爲
慶王府錄事叅軍克節度判官賜紫金魚袋加朝散大
夫專知四鎮倉庫屯田甲仗支度營田事仙芝每出征

討常令常清知畱後事常清有才學果決知畱後時仙芝乳母子鄭德詮已爲郎將德詮母在宅內仙芝視之如兄弟家事皆令知之威望動三軍常清出迴諸將皆引前德詮見常清出其門素易之自後走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廳連節度使宅院凡經數重門德詮旣過命隨後閉之德詮至常清離席謂之曰常清起自細微預中丞兵馬使兼中丞再不納郎將豈不知乎今中丞過聽以常清爲畱後使郎將何得無禮對中使相凌因叱之曰郎將須斃死以肅軍容因令勒迴杖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

救之不得因以其狀上仙芝仙芝覽之驚曰已死矣及見常清遂無一言常清亦不之謝諸大將有罪者擊殺二人於是軍中股慄十載仙芝改河西節度使奏常清爲判官王正見爲安西節度奏常清爲四鎮支度營田副使行軍司馬十一載正見死乃以常清爲安西副大都護攝御史中丞持節充安西四鎮節度經略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十三載入朝攝御史大夫仍與一子五品官賜第一區亡父母皆贈封爵俄而北庭都護程千里入爲右金吾大將軍仍令常清權知北庭都護持節充伊西節度等使常清性勤儉每出征或乘驛私

馬不過一兩匹賞罰嚴明十四載入朝十一月謁立宗於華清宮時祿山已叛立宗言兇胡負恩之狀何方誅討常清奏曰祿山頽兇徒十萬徑犯中原太平斯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赴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懸於闕下立宗方憂壯其言翌日以常清爲范陽節度俾募兵東討其日常清乘驛赴東京召募旬日得兵六萬皆傭保市井之流乃斫斷河陽橋於東京爲固守之備十二月祿山渡河陷陳畱入兗子谷兇威轉熾先鋒至葵園常清使驍騎與柘羯逆戰殺賊數十百人賊大軍繼至常清

退入上東門又戰不利賊鼓譟於四城門入殺掠人吏常清又戰於都亭驛不勝退守宣仁門又敗乃從提象門入倒樹以礙之至穀水西奔至陝郡遇高仙芝具以賊勢告之恐賊難與爭鋒仙芝遂退守潼關玄宗聞常清敗削其官爵令白衣與仙芝軍効力仙芝令常清監巡左右廂諸軍常清衣皂衣以從事監軍邊令誠每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逗撓奔敗之狀玄宗怒遣令誠齎勅至軍並誅之令誠至潼關引常清於驛南西街宣勅示之常清曰常清所以不死者不忍污國家旌麾受戮賊手討逆無効死乃甘心初

常清兵敗入關欲馳赴闕庭至渭南有勅令却赴潼關
自草表待罪是日臨刑託令誠上之其表曰中使駱奉
仙至奉宣口勅恕臣萬死之罪收臣一朝之効令臣却
赴陝州隨高仙芝行營負斧縲囚忽焉解縛敗軍之將
更許增修臣常清誠懽誠喜頓首頓首臣自城陷已來
前後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對臣之此來
非求苟活實欲陳社稷之計破虎狼之謀冀拜首闕庭
吐心陛下論逆胡之兵勢陳討捍之別謀酬萬死之恩
以報一生之寵豈料長安日遠謁見無由函谷關遙陳
情不暇臣讀春秋見狼曠稱未獲死所臣今獲矣昨日

者與羯胡接戰自今月七日交兵至于十三日不已臣所將之兵皆是烏合之徒素未訓習幸周南市人之衆當漁陽突騎之師尚猶殺敵塞路血流滿野臣欲挺身刃下死節軍前恐長逆胡之威以挫王師之勢是以馳御就日將命歸天一期陛下斬臣於都市之下以誠諸將二期陛下問臣以逆賊之勢將誠諸軍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許臣竭露臣今將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後誑妄爲辭陛下或以臣欲盡所忠肝膽見察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則冀社稷復安逆胡敗覆臣之所願畢矣仰天飲鳩向日封章卽爲屍

諫之臣死作聖朝之鬼若使歿而有知必結草軍前迴
風陣上引王師之旗鼓平寇賊之戈鋌生死酬恩不任
感激臣常清無任永辭聖代悲戀之至常清旣刑陳其
尸於蓬蔭上仙芝歸至廳令誠索陌刀手百餘人隨而
從之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遂至常清所刑處仙
芝曰我退罪也死不辭然以我爲滅截兵糧及賜物等
則誣我也謂令誠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足下豈
不知乎其召募兵排列在外素愛仙芝仙芝呼謂之曰
我於京中召兒郎輩雖得少許物裝束亦未能足方與
君輩破賊然後取高官重賞不謂賊勢憑陵引軍至此

亦欲固守潼關故也我若實有此君輩卽言實我若實無之君輩當言枉兵齊呼曰枉其聲殷地仙芝又日常清之尸謂之曰封二子從微至著我則引拔子爲我判官俄又代我爲節度使今日又與子同死於此豈命也夫遂斬之

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稱姓因以爲氏祖沮左清道率父道元安西副都護世居安西翰家富於財僮任俠好然諾縱蒲酒年四十遭父喪三年客居京師爲長安尉不禮慨然發憤折節仗劍之河西初事節度使王倕倕攻新城使翰經略三

軍無不震懼後節度使王忠嗣補爲衙將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疎財重氣士多歸之忠嗣以爲大斗軍副使嘗使翰討吐蕃于新城有同列爲副者見翰禮倨不爲用翰怒搃殺之軍中股慄遷左衛郎將後吐蕃寇邊翰拒之于苦拔海其衆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槍當其鋒擊之三行皆敗無不摧靡由是知名天寶六載擢授右武衛員外將軍充隴西節度副使都知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每至麥熟時卽率部衆至積石軍獲取之共呼爲吐蕃麥莊前後無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難得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軍設伏以

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翰於城中率驍勇馳擊殺之略盡餘或挺走伏兵邀擊匹馬不還翰有家奴曰左車年十五六亦有膂力翰善使槍追賊及之以槍搭其肩而喝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尺而墮無不死者左車輒下馬斬首率以爲常其冬玄宗在華清宮王忠嗣被劾勅召翰至與語悅之遂以爲鴻臚卿兼西平郡太守攝御史中丞代忠嗣爲隴右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仍極言救忠嗣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而前言詞慷慨聲淚俱下帝感而寬之貶忠嗣爲漢陽太守朝廷義而壯之明年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

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有白龍見遂名爲應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吐蕃保石堡城路遙而險久不拔入載以朔方河東羣牧十萬衆委翰總統攻石堡城翰使麾下將高秀巖張守瑜進攻不旬日而拔之上錄其功拜特進鴻臚員外卿與一子五品官賜物千匹莊宅各一所加攝御史大夫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翰素與祿山思順不協上每和解之爲兄弟其冬祿山思順翰並來朝上使內侍高力士及中貴人於京城東駙馬崔惠童池亭宴會翰母尉遲氏于闐之族也祿山以思順惡翰嘗銜之至是忽謂翰曰我父是胡

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與公族類同何不相親乎翰應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盡心焉祿山以爲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應之高力士目翰翰遂止十二載進封涼國公食實封三百戶加河西節度使尋封西平郡王時楊國忠有隙於祿山頻奏其反狀故厚賞翰以親結之十三載拜太子太保更加實封三百戶又兼御史大夫翰好飲酒頗恣聲色至土門軍入浴室遭風疾絕倒良久乃蘇因入京廢疾于家及安祿山反上以封常清高仙芝喪敗召翰入拜爲皇太子先鋒兵馬元帥以田良丘

爲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以王思禮鉉耳大福李承光
蘇法鼎管崇嗣及蕃將火拔歸仁李武定渾萼契苾寧
等爲裨將河隴朔方兵及蕃兵與高仙芝舊卒共二十
萬拒賊於潼關上御勤政樓勞遣之百寮出餞于郊十
五載加翰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翰至潼關
或勸翰曰祿山阻兵以誅楊國忠爲名公若畱兵三萬
守關悉以精銳迴誅國忠此漢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爲
何如翰心許之未發有客泄其謀於國忠國忠大懼乃
奏曰兵法安不妄危今潼關兵衆雖盛而無後殿萬一
不利京師得無恐乎請選監牧小兒三千人訓練於苑

中詔從之遂遣劔南軍將李福劉光庭分統焉又奏召募一萬人屯於灞上令其腹心杜乾運將之翰慮爲所圖乃上表請乾運兵隸於潼關遂召乾運赴潼關計事因斬之自是翰心不自安又素有風疾至是頗甚軍中之務不復躬親委政於行軍司馬田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斷教令不一頗無部伍其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叶人無鬪志先是翰數奏祿山雖竊河朔而不得人心請持重以弊之彼自離心因而翦滅之可不傷兵擒茲寇矣賊將崔乾祐於陝郡潛鋒蓄銳而覘者奏云賊殊無備上然之命悉衆速討之翰奏曰賊旣始爲兇逆

祿山久習用兵必不肯無備是陰計也且賊兵遠來利在速戰今王師自戰其地利在堅守不利輕出若輕出關是入其筭乞更觀事勢楊國忠恐其謀已屢奏使出兵上久處太平不練軍事既爲國忠眩惑中使相繼督責翰不得已引師出關六月四日次于靈寶縣之西原八日與賊交戰官軍南迫險峭北臨黃河崔乾祐以數千人先據險要翰及良丘等浮船中流以觀進退謂乾祐兵少輕之遂促將士令進爭路擁塞無復隊伍午後東風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縱火焚之煙焰亘天將士掩面開目不得因爲兇徒所乘王師自相排擠墜于河

後者見前軍陷敗悉潰填委于河死者數萬人號叫之聲振天地縛器械以槍爲楫投北岸十不存一二軍旣敗翰與數百騎馳而西歸爲火拔歸仁執降於賊祿山謂之曰汝常輕我今日如何翰懼俯伏稱肉眼不識陛下遂至於此陛下爲撥亂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門來填在河南魯炁在南陽但畱臣臣以尺書招之不日平矣祿山大喜遂僞署翰司空作書招光弼等諸將報書皆讓翰不死節祿山知事不諧遂閉翰於苑中潛殺之翰之守潼關也主天下兵權肆志報怨誣奏戶部尚書安思順與祿山潛通僞令人爲祿山遺思順書於

關門擒之以獻其年三月思順及弟太僕卿元貞並坐
誅徙其家屬于嶺外天下寃之

史臣曰大盜作梗祿山亂常詞雖欲誅國忠志則謀危
社稷于時承平日久金革道消封常清高仙芝相次率
不教之兵募市人之衆以抗兇寇失律喪師哥舒翰廢
疾于家起專兵柄二十萬衆拒賊關門軍中之務不親
委任又非其所及遇羯賊旋致敗亡天子以之播遷自
身以之拘執此皆命帥而不得其人也禮曰大夫死衆
又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翰受署賊庭苟延視息忠
義之道即可知也豈不愧於顏杲卿乎抑又聞之古之

命將者推轂而謂之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觀楊國忠之奏事邊令誠之護戎又掣肘於軍政者也未可偏責三帥不尤伊人後之君子得不深鑑

贊曰羯賊犯順戎車啓行委任失所封高敗亡虔劉圻甸僭竊衣裳醜哉舒翰不能死王

舊唐書卷一百四

舊唐書卷一百四考證

高仙芝傳六月制授仙芝鴻臚卿攝御史中丞代夫蒙

靈詔爲四鎮節度使○

臣德潛

按此天寶六載六月

也而封常清傳又云天寶六載從仙芝破小勃律十
二月仙芝代夫蒙靈詔爲安西節度使便奏常清爲
慶王府錄事參軍二傳互異

封常清傳十二月祿山渡河陷陳留○新書陷滎陽

舊唐書卷一百四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五十五

宇文融 韋堅 楊慎矜 王鉷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隋禮部尚書平昌公攷之玄孫也
祖節貞觀中爲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時江
夏王道宗嘗以私事託於節節遂奏之太宗太悅賜絹
二百匹仍勞之曰朕所以不置左右僕射者正以卿在
省耳永徽初累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代于志
寧爲侍中坐房遺愛事配流桂州而卒父嶠萊州長史

融開元初累轉富平主簿明辯有吏幹源乾曜孟温相次爲京兆尹皆厚禮之俄拜監察御史時天下戶口逃士免役多僞濫朝廷深以爲患融乃陳便宜奏請檢察僞濫搜括逃戶玄宗納其言因令融充使推勾無幾獲僞濫及諸免役甚衆特加朝散大夫再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於是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檢括田疇招攜戶口其新附客戶則免其六年賦調但輕稅入官議者頗以爲擾人不便陽翟尉皇甫憬上疏曰臣聞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夫千計亦有一得且無益之事繁則不急之務衆不急之務衆則數

役數役則人疲人疲則無聊生矣是以太上務德以靜
爲本其次化之以安爲上但責其疆界嚴之隄防山水
之餘卽爲見地何必聚人阡陌親遺括量故奪農時遂
令受弊又應出使之輩未識大體所由殊不知陛下愛
人至深務以句剝爲計州縣懼罪據牒卽徵逃亡之家
隣保代出隣保不濟又便更輸急之則都不謀生緩之
則慮法交及臣恐逃逸從此更深至如澄流在源止沸
由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寮向逾萬數蠶食府庫侵害黎
人國絕數載之儲家無經月之畜雖其厚稅亦不可供
戶口逃亡莫不由此縱使伊臯申術管晏陳謀豈息茲

弊若以此給將何以堪雖東海南山盡爲粟帛亦恐不足豈括田稅客能周給也左拾遺楊相如上書咸陳括客爲不便上方委任融侍中源乾曜及中書舍人陸堅皆贊成其事乃貶璟爲盈川尉於是諸道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融旨意務於獲多皆虛張其數亦有以實戶爲客者歲終徵得客戶錢數百萬融由是擢拜御史中丞言事者猶稱括客損居人上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公卿已下懼融恩勢皆雷同不敢有異詞唯戶部侍郎楊瑒獨建議以括客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無幾瑒出爲外職

融乃馳傳巡歷天下事無大小先牒上勸農使而後申
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而後決斷融之所至必招集老
幼宣上恩命百姓感其心至有流淚稱父母者融使還
具奏乃下制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必在安人方能固
本永言理道實獲朕心思所以康濟黎庶寵綏華夏上
副宗廟乾坤之寄下荅寓縣貢獻之勤何嘗不夜分輟
寢日旰忘食然後以眇眇之身當四海之責雖則長想
遐邇不可家至日見至于宣布政教安輯逋亡言念再
三其勤至矣莫副朕命實用恧焉當展永懷靜言厥緒
豈人流自久招諭不還上情靡通于下衆心罔達於上

求之明發想見其人當屬括地使宇文融謁見于延英
殿朕以人必土著因議逃亡嘉其忠讜堪任以事乃授
其田戶紀綱兼委之都縣釐革便令充使奉以安人遂
能恤我黎元克將朕命發自夏首及於歲終巡按所及
歸首百萬仍聞宣制之日老幼欣躍惟令是從多流淚
以感朕心咸吐誠以荷王命猶恐朕之薄德未孚于人
撫字安存更冀良筭遂命百司長吏方州岳牧僉議廟
堂廣徵異見羣詞盈於札翰環省彌于旬日庶廣朕意
豈以爲勞稽衆考言謂斯折衷欲人必信期於令行凡
爾司存勉以遵守夫食爲人天富而後教經教彛體前

哲至言故平糴行於昔王義倉加於近代所以存九年之蓄收上中之歛穰賤則農不傷財災饉則時無菜色救人活國其利博哉今流戶大來玉田載理敖庾之務寤寐所懷其客戶所稅錢宜均充所在常平倉用仍許預付價直任粟麥兼貯并舊常平錢粟並委本道判官句當處置使斂散及時務以矜恤且分災恤惠州黨之常情損餘濟闕親隣之善貸故木鐸云徇里胥均功夜績相從齊俗以贍今陽和布澤丁壯就田言念鰥惇事資拯助宜委使司與州縣商量觀作農社貧富相恤耕耘以時仍每至雨澤之後種穫忙月州縣常務一切停

減使趨時急於備寇尺璧賤於寸陰是則天無虛施人無遺力又政在經遠功惟久著今逃亡初復居業未康循逃戶及籍外剩田猶宜勞徠理資存撫其十道分判官三五年內使就厥功令有終始當道覆屯及須推劾並以委之不須廣差餘使示專其事不擾于人政術有能必行賞罰其已奏復業歸首戶各令新首處與本貫計會須挾名致有勞擾其歸首戶各令新首處與本貫計會年戶色役勿欺隱及其兩處徵科宣布天下使明知朕意中書令張說素惡融之爲人又患其權重融之所奏多建議爭之融揣其意先事圖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

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詞不可不備也說曰此狗鼠輩焉能爲事融尋兼戶部侍郎從東封還又密陳意見分吏部爲十銓典選事所奏又爲說所抑融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連名劾說廷奏其狀說由是罷知政事融恐說復用爲己患數譖毀之上惡其朋黨尋出融爲魏州刺史俄轉汴州刺史又上表請用禹貢九河舊道開稻田以利人并迴易陸運本錢官收其利雖興役不息而事多不就十六年復入爲鴻臚卿兼戶部侍郎明年拜黃門侍郎與裴光庭並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旣居相位欲以天下爲己任謂人曰使吾居此數

月庶令海內無事矣於是薦宋璟爲右丞相裴耀卿爲
戶部侍郎許景先爲工部侍郎甚允朝廷之望然性躁
急多言又引賓客故人晨夕飲譁由是爲時論所譏時
禮部尚書信安王禕爲朔方節度使殿中侍御史李宙
驛召將下獄禕旣申訴得理融坐阿黨李宙出爲汝州
刺史在相凡百日而罷裴光庭時兼御史大夫又彈融
交遊朋黨及男受賊等事貶昭州平樂尉在嶺外歲餘
司農少卿蔣岑舉奏融在汴州迴造舩脚隱沒鉅萬給
事中馮紹烈又深文案其事實融於是配流巖州地旣
瘴毒憂恚發疾遂詣廣府將停畱未還都督耿仁忠謂

融曰明公負朝廷深譴以至於此更欲故犯嚴命淹留他境仁忠見累誠所甘心亦恐朝廷知明公在此必不相容也融遽還卒于路上聞之思其舊恩贈台州刺史韋堅京兆萬年人父元珪先天中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初兗州刺史堅姊爲贈惠宣太子妃堅妻又楚國公姜皎女堅姊又爲皇太子妃中外榮盛故早從官敘二十五年爲長安令以幹濟聞與中貴人善探候主意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句剝財物爭行進奉而致恩顧堅乃以轉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裨國之倉廩歲益鉅萬玄宗以爲能天寶元年三月擢爲陝郡太守水

陸轉運使自西漢及隋有運渠自關門西抵長安以通
山東租賦奏請於咸陽擁渭水作輿成堰截灞漉水傍
渭東注至關西永豐倉下與渭合於長安城東九里長
樂坡下漉水之上架苑墻東面有望春樓樓下穿廣運
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堅預於東京汴宋取小斛底船
三二百隻置於潭側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廣陵郡船卽
於楸背上堆積廣陵所出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船卽
京口綾衫段晉陵郡船卽折造官端綾繡會稽郡船卽
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船卽瑋瑁真珠象牙沉香豫
章郡船卽名瓷酒器茶釜茶鐺茶椀宣城郡船卽空青

石紙筆黃連始安郡舩卽蕉葛蚘蛇膽翡翠舩中皆有
米吳郡卽三破糯米方丈綾凡數十郡駕舩人皆大笠
子寬袖衫芒屨如吳楚之制先是人間戲唱歌詞云得
丁紇體都董反紇那也紇囊得體耶潭裏舩車鬧揚州銅

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體歌至開元二十九年田同
秀上言見立元皇帝云有寶符在陝州桃林縣古關令
尹喜宅發中使求而得之以爲殊祥改桃林爲靈寶縣
及此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以堅爲陝郡太守鑿成新潭
又致揚州銅器翻出此詞廣集兩縣官使婦人唱之言
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那潭裏舩車鬧揚州銅器多三

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成甫又作歌詞十首白衣缺胯
綠衫錦半臂偏袒膊紅羅抹額於第一船作號頭唱之
和者婦人一百人皆鮮服靚粧齊聲接影鼓笛胡部以
應之餘船沿進至樓下連檣彌亘數里觀者山積京城
百姓多不識驛馬舩檣竿人人駭視堅跪上諸郡輕貨
又上百牙盤食府縣進奏教坊出樂迭奏立宗歡悅下
詔勅曰古之善政者貴於足食欲求富國者必先利人
朕關輔之間尤資殷贍比來轉輸未免艱辛故置此潭
以通漕運萬代之利一朝而成將允叶於永圖豈苟求
於縱觀其陝郡太守韋堅始終檢校夙夜勤勞賞以懋

功則惟常典宜特與三品仍改授一子三品京官兼太
守判官等並卽量與改轉其專知檢校始末不闕潭所
者并孔目官及至典選日優與處分仍委韋堅具名錄
奏應役人夫等雖各酬傭直終使役日多並放今年地
稅且啓鑿功畢舟楫已通旣涉遠途又能先至永言觀
勵稍宜甄獎其押運綱各賜一中上考準前錄奏舩夫
等宜共賜錢二千貫以充宴樂外郡進上物賜貴戚朝
官賜名廣運潭時堅姊故惠宣太子妃亦出寶物供樓
上鋪設進食竟日而罷李林甫以堅姜氏壻甚狎之至
是懼其詭計求進承恩日深堅又與李適之善益怒之

恐入爲相乃與腹心構成其罪四月進銀青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句當緣河及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使並如故又以判官元撝豆盧友除監察御史三年正月堅又加兼御史中丞封韋城男九月拜守刑部尚書奪諸使以楊慎矜代之五載正月望夜堅與河西節度鴻臚卿皇甫惟明夜遊同過景龍觀道士房爲林甫所發以堅戚里不合與節將狎暱是構謀規立太子玄宗惑其言遽貶堅爲晉雲太守惟明爲播川太守尋發使殺惟明於黔中籍其資財六月又貶堅爲江夏員外別駕又構堅與李適之善貶適之爲宜

春太守七月堅又長流嶺南臨封郡堅弟將作少匠蘭
鄆縣令冰兵部員外郎芝堅男河南府戶曹諒並遠貶
至十月使監察御史羅希奭逐而殺之諸弟及男諒並
死堅妻姜氏林甫以其久遭輕賤特放還本宗倉部員
外郎鄭章貶南豐丞殿中侍御史鄭欽說貶夜郎尉監
察御史豆盧友貶富水尉監察御史楊惠貶巴東尉連
累者數十人又勅嗣薛王瑁夷陵郡員外別駕長任其
母隨男任女壻新貶巴陵太守盧幼林長流合浦郡肅
宗時爲皇太子恐懼上表稱與新婦離絕七載嗣薛王
瑁停仍於夜郎郡安置其母亦勒隨男堅貶黜後林甫

諷所司發使於江淮東京緣河轉運使恣求堅之罪以聞因之綱典舛夫溢於牢獄郡縣徵剝不止隣伍盡成裸形死於公府林甫死乃停

楊慎矜隋煬帝玄孫也曾祖隋齊王暕祖正道大業末隨字文化及至河北爲竇建德所破因與其祖母蕭皇后入于建德軍建德送于突厥處羅可汗牙貞觀初李靖擊破頡利可汗胡曾康蘇密以蕭后及正道歸授尚衣奉御父隆禮長安中天官郎中神龍後歷洛梁滑汾懷五州刺史皆以清嚴能檢察人吏絕於欺隱聞景雲中以名犯玄宗上字改爲崇禮開元初擢爲太府少卿

雖錢帛充牣丈尺間皆躬自省閱時議以爲前後爲太府者無與爲比擢拜太府卿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弘農郡公在職二十年公清如一年九十餘授戶部尚書致仕時太平且久御府財物山積以爲經楊卿者無不精好每歲旬剝省便出錢數百萬貫慎矜沉毅有材幹任氣尚朋執初爲汝陽令有能名崇禮罷太府立宗訪其子堪委其父任者宰臣以慎餘慎矜慎名三人皆勤恪清白有父風而慎矜爲其最因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先爲司農丞除太子舍人監京倉尋丁父憂二十六年服闋累遷侍御史仍知太府出納慎名授大

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充都含嘉倉出納使甚承恩顧慎矜於諸州納物者有水漬傷破及色下者皆令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州縣徵調不絕於歲月矣在臺數年又專知雜事風格甚高天寶二年遷權判御史中丞充京畿採訪使知太府出納使並如故時右相李林甫握權慎矜以遷拜不由其門懼不敢居其任固讓之因除諫議大夫兼侍御史仍依舊知太府出納以鴻臚少卿蕭諒爲御史中丞諒至臺無所撓讓頗不相能竟出爲陝郡太守林甫以慎矜屈於已復擢爲御史中丞仍充諸道鑄錢使餘如故時散騎常侍陝郡太守韋堅兼御

史中丞爲水陸漕運使權傾宰相侍御史王鉷推堅獄
慎矜引身中立以候望鉷恨之林甫亦憾焉慎矜與鉷
父璿中外兄弟鉷卽表姪少相狎鉷入臺慎矜爲臺端
亦有推引及鉷遷中丞雖與鉷同列每呼爲王鉷鉷恃
與林甫善漸不平之五載慎矜遷戶部侍郎中丞使如
故林甫見慎矜受主恩心嫉之又知王鉷於慎矜有間
又誘而陷之鉷乃伺其隙以陷之慎矜奪鉷職田背詈
鉷詆其母氏鉷不堪其辱慎矜性疎快素昵於鉷嘗詬
讖書於鉷又與還俗僧史敬忠游處敬忠有學業鉷於
林甫構成其罪云慎矜是隋家子孫心規克復隋室故

蕃異書與囚人來往而說國家休咎時天寶六載十一月
月玄宗在華清宮林甫令人發之玄宗震怒繫之於尚
書省詔刑部尚書蕭隱之大理卿李道邃少卿楊璿侍
御史楊釗殿中侍御史盧鉉同鞫之又使京兆士曹吉
溫往東京收慎矜兄少府少監慎餘弟洛陽令慎名等
雜訊之又令溫於汝州捕史敬忠獲之便赴行在所先
令盧鉉收太府少卿張瑄於會昌驛繫而推之瑄不肯
荅辯鉉百端拷訊不得乃令不良柳瑄以手力絆其足
以木按其足間徹其枷柄向前挽其身長校數尺腰細
欲絕眼鼻皆血出謂之驢駒拔擻瑄竟不肯荅又使鉉

與御史崔器入城搜慎矜宅無所得拷其小妻韓珠團
乃在豎櫃上作一閣函盛讖書等鉉於袖中出而納之
詬以示慎矜慎矜曰他日不見今乃來是命也吾死矣
及溫以敬忠至戲水驛東十餘里使証說之若至溫湯
卽求首陳不可得矣去溫湯十餘里敬忠乞紙筆於桑
樹下具吐之比見慎矜敬忠證之慎矜皆引實二十五
日詔楊慎矜慎餘慎名並賜自盡史敬忠決重杖一百
鮮于賁范滔並決重杖配流遠郡慎矜外甥前通事舍
人辛景湊決杖配流義陽郡司馬嗣虢王巨與敬忠相
識解官於南賓郡安置太府少卿張瑄決六十長流嶺

南臨封郡亦死於流所慎矜兄弟并史敬忠莊宅官收以男女配流嶺南諸郡其張瑄万俟承暉鮮于賁等準此配流乃使監察御史顏真卿送勅至東京殿中侍御史崔寓引慎名令河南法曹張萬頃宣勅示之慎名見慎矜賜自盡初尚撫膺及聞慎餘及身皆爾遂止及宣勅了慎名曰今奉聖恩不敢稽留晷刻但以寡姊老年請作數行書以別之寓揖真卿真卿許之慎名神色不變入房中作書曰拙於謀運不能靜退兄弟并命唯姊尚存老年孤癯何以堪此書後又數條事又宅中作一板池池中魚一皆放之遂縊而死監察御史平冽齋勅

至大理寺慎餘聞死合掌指天而縊初慎矜至溫湯正
食忽見一鬼物長丈餘朱衣冠幘立於門扇後慎矜叱
之良久不滅以熱羹投乃滅無何下獄死兄弟甚友愛
事寡姊如母皆偉儀形風韻高朗愛客喜飲籍甚於時
慎名嘗覽鏡見其鬚面神彩有過於人覆鏡歎惋曰吾
兄弟三人盡長六尺餘有如此貌如此材而見容當代
以期全難矣何不使我少體弱耶竟如其言

王鎡太原祁人也祖方翼夏州都督爲時名將生璵璠
璠璵璠開元初並歷中書舍人璠兵部侍郎秘書監鎡
卽璠之孽子開元十年爲鄆縣尉京兆尹稻田判官二

十四年再遷監察御史二十九年累除戶部員外郎常兼御史天寶二年克京和市和糴使遷戶部郎中三載長安令柳升以賄敗初韓朝宗爲京兆尹引升爲京令朝宗又于終南山下爲苟家觜買山居欲以避世亂玄宗怒勅鉞推之朝宗自高平太守貶爲吳興別駕又加鉞長春宮使四載加句戶口色役使又遷御史中丞兼克京畿採訪使五載又爲京畿關內道黜陟使又兼克關內採訪使時右相李林甫怙權用事志謀不利於東儲以除不附己者而鉞有吏幹倚之轉深以爲己用旣爲戶口色役使時有勅給百姓一年復鉞卽奏徵其脚

錢廣張其數又市輕貨乃甚於不放輸納物者有浸漬折估皆下本郡徵納又勅本郡高戶爲租庸脚土皆破其家產彌年不了恣行割剝以媚於時人用嗟怨古制天子六宮皆有品秩高下其俸物因有等差唐法公於周隋妃嬪宮官位有尊卑亦隨其品而給授以供衣服鈔粉之費以奉於宸極玄宗在位多載妃御承恩多賞賜不欲頻於左右藏取之鈔探旨意歲進錢寶百億萬便貯於內庫以恣主恩錫賚鈔云此是常年額外物非征稅物玄宗以爲鈔有富國之術利於王用益厚待之丁嫡母憂起復舊職使如故七載又加檢察內作事遷

戶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八載兼克閑廐使及苑內營田五坊宮苑等使隴右羣牧都支度營田使餘並如故太白山人李渾言于金星洞見老人云有玉版石記符聖上長生久視玄宗令鉉入山洞求而得之因上尊號加鉉銀青光祿大夫都知總監及栽接等使九載五月兼京兆尹使並如故鉉威權轉盛兼二十餘使近宅爲使院文案堆積胥吏求押一字卽累日不遂中使賜遺不絕於門雖晉公林甫亦畏避之林甫子岫爲將作監供奉禁中鉉子準衛尉少卿亦鬪鷄供奉每詭岫岫常下之萬年尉韋黃裳長安尉賈季隣常於

廳事貯錢數百繩名倡珍饌常有備擬以候準所適又於宅側自有追歡之所鉞與弟戶部郎中鐸召術士任海川遊其門問其相命言有王否海川震懼潛匿不出鉞懼洩其事令逐之至馮翊郡得誣以他事杖殺之定安公主男韋會任王府司馬聞之話於私庭乃被侍兒說於傭保者或有憾於會告於鉞鉞遣賈季隣收於長安獄入夜縊之明辰載屍還其家會皇堂外甥同產兄王繇尚永穆公主而惕息不敢言十載封太原縣公又兼殿中監十一載四月鐸與故鴻臚少卿邢璣子絳情密累年絳潛構逆謀引右龍武軍萬騎刻取十一月殺

龍武將軍因燒諸城門及市分數百人殺楊國忠及右相李林甫左相陳希烈等先期二日事發玄宗臨朝召鉞上於玉案前過狀與鉞鉞好弈某絳善某鉞因鐸與之交故至是意鐸在絳處金城坊密召之日晏始令捕賊官捕之萬年尉薛榮光長安尉賈季隣等捕之逢鐸於化度寺門季隣爲鉞所引用爲赤尉鐸謂之曰我與邢絳故舊絳今反恐事急妄相引請足下勿受其言榮先等至絳門絳等十餘人持弓刃突出榮先等遂與格戰季隣以鐸語白鉞鉞謂之曰我弟何得與之有謀乎鉞與國忠共討逐絳絳下人曰勿損太夫人國忠爲劍

南節度使有隨身官以白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須臾
驃騎大將軍內侍高力士領飛龍小兒甲騎四百人討
之絳爲亂兵所斬擒其黨善射人韋瑤等以獻國忠以
白立宗立宗以鉞委任深必不與之知情鉞與鐸別生
嫉其富貴故欲陷鉞耳遂特原鐸不問然意欲鉞請罪
之上密令國忠諷之國忠不敢洩上意諷鉞曰且主上
眷大夫深今日大夫須割慈存門戶但抗疏請罪郎中
郎中亦未必至極刑大夫必存何如併命鉞俛首久曰
小弟先人餘愛平昔頗有處分義不欲捨之而謀存乃
進狀十二日鉞入朝左相陳希烈言語侵之鉞恨之憤

訴言氣頗高鉉朝迴於中書侍郎廳修表令人進狀門
司已不納矣須臾勅希烈推之鉉以表示宰相林甫曰
大夫後之矣遂不許俄鐸至國忠問大夫知否鐸未及
應侍御史裴冕恐鐸引之冕叱詈之曰足下爲臣不忠
爲弟不義聖上以大夫之故以足下爲戶部郎中又加
五品恩亦厚矣大夫豈知緯事乎國忠愕然謂鐸曰實
知卽不可隱不知亦不可妄引鐸方曰七兄不知季隣
證其罪及日暮奏之鐸決杖死於朝堂賜鉉自盡於三
衛厨明日移於資聖寺廊下裴冕言於國忠令歸宅權
斂之又請令妻女送墓所國忠義而許之令鉉判官齊

奇營護之男準除名長流嶺南承化郡備長流珠崖郡
至故驛殺之妻薛氏及在室女並流初銜與御史中丞
戶部侍郎楊慎矜親且情厚頗爲汲引及貴盛爭權銜
附於李林甫爲所誘陷慎矜家經五年而銜至赤族豈
天道歟

史臣曰夫姦佞之輩惟事悅人聚斂之臣無非害物賈
禍招怨敗國喪身罕不由斯道也君人者中智已降亦
心緣利動言爲甘聞志雖慕於聖明情不勝於嗜欲徒
有賢佐無如之何所以禮經戒其勿蓄宇文融韋堅楊
慎矜王銜皆開元之倖人也或以括戶取媚或以漕運

承恩或以聚貨得權或以剝下獲寵負勢自用人莫敢
違張說李林甫手握大權承主恩顧尚遭凌擯以身下
之他人卽可知也然天道惡盈器滿則覆終雖不令其
弊已多良可痛也宋璟裴耀卿許景先獲居重任因融
薦之此亦有鳳之一毛也立宗以聖哲之姿處高明之
位未免此累或承之羞後之帝王得不深鑑

贊曰財能域人聚則民散如何帝王志求餘美融堅矜
錡因利乘便以徼寵榮宜招後患

舊唐書卷一百五考證

楊慎矜傳太府少卿張瑄決六十長流嶺南○新書瑄
與慎矜同賜死

王鉞傳祖方翼爲時名將生班○沈炳震曰按王方翼
傳作子瑤新書作子璵

舊唐書卷一百五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五十六

李林甫 楊國忠 張暉 王琚 王毛仲

陳玄

禮附

李林甫高祖從父弟長平王叔良之曾孫叔良生孝斌官至原州長史孝斌生思誨官至揚府叅軍思誨卽林甫之父也林甫善音律初爲千牛直長其舅楚國公姜皎深愛之開元初遷太子中允時源乾曜爲侍中乾曜姪孫光乘姜皎妹婿乾曜與之親乾曜之男潔白其父

曰李林甫求爲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須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數日除諭德哥奴林甫小字累遷國子司業十四年宇文融爲御史中丞引之同列因拜御史中丞歷刑吏二侍郎時武惠妃愛傾後宮二子壽王盛王以母愛特見寵異太子瑛益疎薄林甫多與中貴人善乃因中官白惠妃云願保護壽王惠妃德之初侍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詭譎有材畧與林甫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銜哀祈於力士請林甫代其夫位力士未敢言立宗使中書令蕭嵩擇相嵩久之以右丞韓休對立宗然之乃令草詔力士遽

漏於武氏乃令林甫白休休既入相甚德林甫與嵩不和乃薦林甫堪爲宰相惠妃陰助之因拜黃門侍郎立宗眷遇益深二十三年以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爲侍中中書侍郎平章事張九齡爲中書令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並加銀青光祿大夫林甫面柔而有狡計能伺候人主意故驟歷清列爲時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結託伺上動靜皆預知之故出言進奏動必稱旨而猜忌陰中人不見於詞色朝廷受主恩顧不由其門則構成其罪與之善者雖廝養下士盡至榮寵尋歷戶兵二尚書知政事如故尋又以太子瑛鄂王瑒

光王琚皆以母失愛而有怨言駙馬都尉楊洄白惠妃
立宗怒謀於宰臣將罪之九齡曰陛下三箇成人兒不
可得太子國本長在宮中受陛下義方人未見過陛下
柰何以喜怒間忍欲廢之臣不敢奉詔立宗不悅林甫
惘然而退初無言旣而謂中貴人曰家事何須謀及於
人時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在鎮有政能立宗加實封九
齡又奏曰邊將訓兵秣馬儲蓄軍實常務耳陛下賞之
可也欲賜實賦恐未得宜惟聖慮思之帝默然林甫以
其言告仙客仙客翌日見上泣讓官爵立宗欲行實封
之命兼爲尚書九齡執奏如初帝變色曰事總由卿九

齡頓首曰陛下使臣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合盡言違
忤聖情合當萬死玄宗曰卿以仙客無門籍耶卿有何
門闕九齡對曰臣荒徼微賤仙客中華之士然陛下擢
臣踐臺閣掌綸誥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職文字若
大任之臣恐非宜林甫退而言曰但有材識何必辭學
天子用人何有不可玄宗滋不悅九齡與中書侍郎嚴
挺之善挺之初娶妻出之妻乃嫁蔚州刺史王元琰時
元琰坐贓詔三司使推之挺之救免其罪玄宗察之謂
九齡曰王元琰不無贓罪嚴挺之囑託所由輩有顏面
九齡曰此挺之前妻今已婚崔氏不合有情玄宗曰卿

不知雖離之亦却有私玄宗籍前事以九齡有黨與裴
耀卿俱罷知政事拜左右丞相出挺之爲洛州刺史元
琰流于嶺外卽曰林甫代九齡爲中書集賢殿大學士
修國史拜牛仙客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
下省事監察御史周子諒言仙客非宰相器玄宗怒而
殺之林甫言子諒本九齡引用乃貶九齡爲荊州長史
玄宗終用林甫之言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爲庶人
太子妃兄駙馬都尉薛鏞長流漢州死於故驛人謂之
三庶閔者寃之其月佞媚者言有烏鵲巢於大理獄戶
天下幾致刑措玄宗推功元輔封林甫晉國公仙客幽

國公其冬惠妃病三庶人爲崇而薨儲宮虛位玄宗未定所立林甫曰壽王年已成長儲位攸宜玄宗曰忠王仁孝年又居長當守器東宮乃立爲皇太子自是林甫懼巧求陰事以傾太子林甫旣秉樞衡兼領隴右河西節度又加吏部尚書天寶改易官名爲右相停知節度事加光祿大夫遷尚書左僕射六載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三百戶而恩渥彌深凡御府膳羞遠方珍味中人宣賜道路相望與宰相李適之雖同宗屬而適之輕率嘗與林甫同論時政多失大體由是主恩益疎以至罷免黃門侍郎陳希烈性便佞嘗曲事林甫適之旣罷

乃引希烈同知政事林甫久典樞衡天下威權並歸於
己台司機務希烈不敢參議但唯諾而已每有奏請必
先賂遺左右伺察上旨以固恩寵上在位多載倦於萬
機恒以大臣接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林甫一以委成
故杜絕逆耳之言恣其宴樂衽席無別不以爲耻由林
甫之贊成也林甫京城邸第田園水磴利盡上腴城東
有薛王別墅林亭幽邃甲於都邑特以賜之及女樂二
部天下珍玩前後賜與不可勝紀宰相用事之盛開元
已來未有其比然每事過慎條理衆務增修綱紀中外
遷除皆有恒度而耽寵固權已自封植朝望稍著必陰

計中傷之初韋堅登朝以堅皇太子妃兄引居要職示
結恩信實圖傾之乃潛令御史中丞楊慎矜陰伺堅隙
會正月望夜皇太子出遊與堅相見慎矜知之奏上上
大怒以爲不軌黜堅免太子妃韋氏林甫因是奏李適
之與堅昵狎及裴寬韓朝宗並曲附適之上以爲然賜
堅自盡裴韓皆坐之斥逐後楊慎矜權位漸盛林甫又
忌之乃引王鉷爲御史中丞託以心腹鉷希林甫意遂
誣罔密奏慎矜左道不法遂族其家楊國忠以椒房之
親出入中禁奏請多允乃擢在臺省令按刑獄會皇太
子良娣杜氏父有鄰與子壻柳勣不叶勣飛書告有隣

不法引李邕爲證詔王鉞與國忠按問鉞與國忠附會
林甫奏之於是賜有隣自盡出良娣爲庶人李邕裴敦
復枝黨數人並坐極法林甫之苞藏安忍皆此類也林
甫自以始謀不佐皇太子慮爲後患故屢起大獄以危
之賴太子重慎無過流言不入林甫嘗令濟陽別駕魏
林告隴右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林往任朔州刺史忠嗣
時爲山東節度自云與忠王同養宮中情意相得欲擁
兵以佐太子玄宗聞之曰我兒在內何路與外人交通
此妄也然忠嗣亦左授漢陽太守八載咸寧太府趙奉
章告林甫罪狀二十餘條告未上林甫知之諷御史臺

逮捕以爲妖言重杖決死十載林甫兼領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俄兼單于副大都護十一載以朔方副使李獻忠叛讓節度舉安思順自代國家武德貞觀已來蕃將如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畧亦不專委大將之任多以重臣領使以制之開元中張嘉貞王駿張說蕭嵩杜暹皆以節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將入相之源嘗奏曰文士爲將怯當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戰有勇寒族卽無黨援帝以爲然乃用安思順代林甫領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專任大將林甫利其不識文字無入相由然而祿山竟爲亂階由專

得大將之任故也林甫恃其早達輿馬被服頗極鮮華自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闖茸者代爲題尺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迴判語有用杖杜二字者林甫不識杖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麀之慶客視之掩口初楊國忠登朝林甫以微才不之忌及位至中司權傾朝列林甫始惡之時國忠兼領劔南節度會南蠻寇邊林甫請國忠赴鎮帝雖依奏然待國忠方渥有詩送行句末言又相之意又曰卿止到蜀郡處置

軍事屈指待卿林甫心尤不悅林甫時已寢疾其年十月扶疾從幸華清宮數日增劇巫言一見聖人差減帝欲視之左右諫止乃勅林甫出於庭中上登降聖閣遙視舉紅巾招慰之林甫不能興使人代拜於席翌日國忠自蜀還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垂涕託以後事尋卒贈太尉揚州大都督給班劍西園秘器諸子以吉儀護柩還京師發喪於平康坊之第林甫晚年溺於聲妓姬侍盈房自以結怨於人常憂刺客竊發重扃複壁絡板甃石一夕屢徙雖家人不知之有子二十五人女二十五人岫爲將作監嶠爲司儲郎中嶼爲太常少卿子壻

張博濟爲鴻臚少卿鄭平爲戶部員外郎杜位爲右補
闕齊宣爲諫議大夫元撫爲京兆府戶曹初林甫嘗夢
一白皙多鬚長丈夫逼已接之不能去旣寤言曰此形
狀類裴寬寬謀代我故也時寬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故因李適之黨斥逐之是時楊國忠始爲金吾胄曹
叅軍至是不十年林甫卒國忠竟代其任其形狀亦類
寬焉國忠素憾林甫旣得志誣奏林甫與蕃將阿布思
同構逆謀誘林甫親族間素不悅者爲之證詔奪林甫
官爵廢爲庶人岫嶠諸子並謫於嶺表林甫性沉密城
府深阻未嘗以愛憎見於容色自處台衡動循格令衣

冠士子非常調無仕進之門所以秉鈞二十年朝野側目憚其威權及國忠誣構天下以爲寃

楊國忠本名釗蒲州永樂人也父珣以國忠貴贈兵部尚書則天朝幸臣張易之卽國忠之舅也國忠無學術拘檢能飲酒蒲博無行爲宗黨所鄙乃發憤從軍事蜀帥以屯優當遷益州長史張寬惡其爲人因事笞之竟以屯優授新都尉稍遷金吾衛兵曹叅軍太真妃卽國忠從祖妹也天寶初太真有寵劔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引國忠爲賓佐旣而擢授監察御史去就輕率驟履清貴朝士指目嗤之時李林甫將不利於皇太子倚掖陰

事以傾之侍御史楊慎矜望風旨誣太子妃兄韋堅與
皇甫惟明私謁太子以國忠怙寵敢言援之爲黨以按
其事京兆府法曹吉溫舞文巧詆爲國忠瓜牙之用因
深竟堅獄堅及太子良娣杜氏親屬柳勣杜昆吾等痛
繩其罪以樹威權於京城別置推院自是連歲大獄追
捕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國忠發之林甫方深阻保位
國忠凡所奏劾涉疑似於太子者林甫雖不明言以指
導之皆林甫所使國忠乘而爲邪得以肆意上春秋高
意有所愛惡國忠探知其情動契所欲驟遷檢校度支
員外郎兼侍御史監水陸運及司農出納錢物內中市

買召募劔南健兒等使以稱職遷度支郎中不朞年兼
領十五餘使轉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是歲
貴妃姊號國韓國秦國三夫人同日拜命兄銛拜鴻臚
卿八載玄宗召公卿百寮觀左藏庫喜其貨幣山積面
賜國忠金紫兼權太府卿事國忠既專錢穀之任出入
禁中日加親幸初楊慎矜希林甫旨引王鉷爲御史中
丞同構大獄以傾東宮既帝意不迴慎矜稍避事防患
因與鉷有隙鉷乃附國忠奏誣慎矜誅其昆仲繇是權
傾內外公卿惕息吉溫爲國忠陳移奪執政之策國忠
用其謀尋兼兵部侍郎京兆尹蕭炅御史中丞宋渾皆

林甫所親善國忠皆誣奏譴逐林甫不能救王鉷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恩寵侔於國忠而位望居其右國忠忌其與已分權會邢縡事泄乃陷鉷兄弟誅之因代鉷爲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乃窮竟邢縡獄令引林甫交私鉷錐與阿布思事狀而陳希烈哥舒翰附會國忠證成其狀上由是疎薄林甫南蠻質子閣羅鳳亡歸不獲帝怒甚欲討之國忠薦閬州人鮮于仲通爲益州長史令率精兵八萬討南蠻與羅鳳戰于瀘南全軍陷沒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仍令仲通上表請國忠兼領益部十載國忠權知蜀郡都督府長史充劔南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仍薦仲通代已爲京兆尹國忠
又使司馬李宓率師七萬再討南蠻宓渡瀘水爲蠻所
誘至和城不戰而敗李宓死於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
書上聞自仲通李宓再舉討蠻之軍其徵發皆中國利
兵然於土風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傷饋餉之所
乏物故者十八九凡舉二十萬衆棄之死地隻輪不還
人銜冤毒無敢言者國忠尋兼山南西道採訪使十一
載南蠻侵蜀蜀人請國忠赴鎮林甫亦奏遣之將辭兩
泣懇陳必爲林甫所排帝憐之不數月召還會林甫卒
遂代爲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太微宮

使判度支劔南節度山南西道採訪兩京出納租庸鑄錢等使並如故國忠本性疎躁強力有口辯旣以便佞得宰相剖決幾務居之不疑立朝之際或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頥指氣使無不讐憚故事宰相居台輔之地以元功盛德居之不務威權出入騎從簡易自林甫承恩顧年深每出車騎滿街節將侍郎有所關白皆趨走辟易有同案吏舊例宰相午後六刻始出歸第林甫奏太平無事以巳時還第機務填委皆決於私家主書吳珣持籍就左相陳希烈之第希烈引籍署名都無可否國忠代之亦如前政國忠自侍御史以至宰相凡領

四十餘使又專判度支吏部三銓事務執掌但署一字猶不能盡皆責成胥吏賄賂公行國忠旣以宰臣典選奏請銓日便定留放不用長名先天已前諸司官知政事午後歸本司決事兵部尚書侍郎亦分銓注擬開元已後宰臣數少始崇其任不歸本司故事吏部三銓三注三唱自春及夏才終其事國忠使胥吏於私第暗定官員集百寮於尚書省對注唱一日令畢以誇神速資格差謬無復倫序明年注擬又於私第大集選人令諸女弟垂簾觀之笑語之聲朗聞於外故事注官訖過門下侍中給事中國忠注官時呼左相陳希烈於座隅給

事中在列曰旣對注擬過門下了矣吏部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是日與本曹郎官同忝事趨走於屏樹之間旣退國忠謂諸妹曰兩員紫袍主事何如人相對大噱其所昵京兆尹鮮于仲通中書舍人竇華侍御史鄭昴諷選人於省門立碑以頌國忠銓綜之能貴妃姊虢國夫人國忠與之私於宣義里構連甲第土木被綈繡棟宇之盛兩都莫比晝會夜集無復禮度有時與虢國並轡入朝揮鞭走馬以爲諧謔衢路觀之無不駭歎玄宗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常經冬還宮國忠山第在宮東門之南與虢國相對韓國秦國薨棟相接天子幸其

第必過五家賞賜宴樂每扈從驪山五家合隊國忠以
劔南幢節引於前出有餞路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
狗馬闡侍歌兒相望于道進封衛國公食實封三百戶
俄拜司空時安祿山恩寵特深總握兵柄國忠知其跋
扈終不出其下將圖之屢於上前言其悖逆之狀上不
之信是時祿山已專制河北聚幽并勁騎陰圖逆節動
未有名伺上千秋萬歲之後方圖叛換及見國忠用事
慮不利於已祿山遙領內外閑廐使遂以兵部侍郎吉
溫知留後兼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內伺朝廷動靜國
忠使門客蹇昂何盈求祿山陰事圍捕其宅得李超安

岱等使侍御史鄭昂縊殺於御史臺又奏貶吉溫於合浦以激怒祿山幸其搖動內以取信於上上竟不之悟由是祿山惶懼遂舉兵以誅國忠爲名玄宗聞河朔變起欲以皇太子監國自欲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等併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貴妃銜土請命其事乃止及哥舒翰守潼關諸將以函關距京師三百里利在守險不利出攻國忠以翰持兵未決慮反圖已欲其速戰自中督促之翰不獲已出關及接戰桃林王師奔敗哥舒受擒敗國喪師皆國忠之悞惑也自祿山兵起國忠以身

領劔南節制乃布置腹心於梁益間以圖自全之計六月九日潼關不守十二日凌晨上率龍武將軍陳玄禮左相韋見素京兆尹魏方進國忠與貴妃及親屬擁上出延秋門諸王妃主從之不及慮賊奄至令內侍曹大仙擊鼓于春明門外又焚芻藁之積煙火燭天既渡渭卽令斷便橋辰時至咸陽望賢驛官吏駭竄無復貴賤坐宮門大樹下亭午上猶未食有老父獻麥帝令具飯始得食翌日至馬嵬軍士飢而憤怒龍武將軍陳玄禮懼亂先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割剝毗庶朝野怨咨以至此耶若不誅之以謝天下

何以塞四海之怨憤衆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願也
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叛諸軍乃圍驛擒國忠斬首以徇是日貴妃既縊韓國虢國二夫人亦爲亂兵所殺御史大夫魏方進死左相韋見素傷良久兵解陳玄禮等見上謝罪曰國忠撓敗國經構興禍亂使黎元墜炭乘輿播越此而不誅患難未已臣等爲社稷大計請矯制之罪帝曰朕識之不明任寄失所近亦覺悟審其詐佞意欲到蜀肆諸市朝今神明啓卿諧朕夙志將疇爵賞何至言焉是時祿山雖據河洛其兵鋒東止於梁宋南不過許鄧

李光弼郭子儀統河朔勁卒連收恒定若峭函固守兵
不妄動則兇逆之勢不討自弊及哥舒翰出師凡不數
日乘輿遷幸朝廷陷沒百寮繫頸妃主被戮兵滿天下
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國忠子暄眦曉晞暄爲太
常卿兼戶部侍郎尚延和郡主眦爲鴻臚卿尚萬春公
主兄弟各立第於親仁里窮極奢侈國忠娶蜀倡裴氏
女曰裴柔國忠旣死柔與虢國夫人皆自剄死暄死於
馬嵬眦陷賊被殺曉走漢中郡漢中王瑀榜殺之晞走
至陳倉爲追兵所殺國忠之黨翰林學士張漸竇華中
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等憑國忠之勢招來賂遺

車馬盈門財貨山積及國忠敗皆坐誅滅其斷喪王室俱一時之沴氣焉

張暉汝州襄城人也祖德政武德中鄆州刺史暉景龍初爲銅鞮令家本豪富好賓客以弋獵自娛會臨淄王爲路州別駕暉潛識英姿傾身事之日奉遊處及樂人趙元禮自山東來有女美麗善歌舞王幸之止於暉第生廢太子瑛唐隆元年六月王清內難升爲皇太子召暉拜宮門大夫每與諸王姜皎崔滌李令問王守一薛伯陽在太子左右以接歡令問其年擢拜左臺侍御史數月遷左御史臺中丞先天元年太子卽位帝居武德

殿太平公主有異謀廣樹朋黨暉與僕射劉幽求請先爲備太平聞之白於睿宗乃流暉於嶺南峯州幽求謫於嶺外及太平之敗幽求追拜尚書左僕射兼侍中暉爲大理卿封鄧國公實封三百戶逾月又加權兼雍州長史其年十二月改元開元以雍州爲京兆府長史爲尹暉首遷京兆尹入侍宴私出主都政以爲榮寵之極暉亦有應務才幹遷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再除左羽林大將軍三爲左金吾大將軍又爲殿中監太僕卿二十年以暉年高加特進子履冰季良弟晤皆居清列天寶初暉還鄉拜掃特賜錦袍繒綵御賜詩以寵異之

乘傳來往勅郡縣供擬曄鬢髮華皓在輿中子弟車馬
連接數里衣冠榮之中使中路追賜藥物至襄城月餘
詔還京五載薨年九十餘贈開府儀同三司其後履冰
爲金吾將軍季良殿中監俱列棨戟時人美之曄壽考
善保終始

王琚懷州河內人也叔父隱客則天朝爲鳳閣侍郎琚
少孤而聰敏有才略好玄象合鍊之學神龍初年二十
餘嘗謁駙馬王同皎同皎甚器之益歡洽言及刺武三
思事琚義而許之與周璟張仲之爲忘年之友及同皎
敗琚恐爲吏所捕變姓名詣於江都傭書於富商家主

人後悟其非備者以女嫁之資給其財經四五年睿宗登極琚具白主人厚資其行裝乃至長安遇玄宗爲太子監國爲太平公主所忌思立孱弱以竊威權太子憂危沙門普潤先與玄宗筮尅清內難加三品食實封常入太子宮琚見之說以天時人事歷然可觀普潤白玄宗立宗異之及琚於吏部選補諸暨主簿於東宮過謝及殿而行徐視高中官曰殿下在簾下琚曰在外只聞有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有大功於社稷大孝於君親何得有此聲立宗遽召見之琚曰頃韋庶人智識淺短親行弑逆人心盡搖思立李氏殿下誅之爲易今

社稷已安太平則天之女凶狡無比專思立功朝之大臣多爲其用主上以元妹之愛能忍其過賤臣淺識爲殿下深憂立宗命之同榻而坐立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有違犯不言憂患轉深爲臣爲子計無所出琚曰天子之孝貴於安宗廟定萬人徵之於昔蓋主漢帝之長姊帝幼蓋主共養帝於宮中後與上官桀燕王謀害大司馬霍光不議及君上漢主恐危劉氏以大義去之況殿下功格天地位尊儲貳太平雖姑臣妾也何敢議之今劉幽求張說郭元振一二十大臣心輔殿下太平之黨必有移奪安危之計不可立談立宗

又曰公有何小藝可隱跡與寡人遊處琚曰飛丹鍊藥
談諧嘲詠堪與優人比肩玄宗益喜與之爲友恨相知
晚呼爲王十一翌日奏授詹事府司直內共俸兼崇文
學士日與諸王及姜皎等侍奉焉獨琚常預秘計踰月
又拜太子舍人尋又兼諫議大夫內供奉又贈其父故
下邳丞仲友楚州刺史先天元年七月玄宗居尊位在
武德殿八月擢拜中書侍郎時劉幽求張暉並流於嶺
外琚見事迫請早爲之計二年七月三日琚與岐王範
薛王業姜皎李合問王毛仲王守一並預誅逆以鐵騎
至承天門時睿宗聞鼓譟聲召郭元振升承天樓宣詔

下關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頃間
琚等從玄宗至樓上誅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常元楷李
慈李猷等睿宗遜居百神殿十日拜琚銀青光祿大夫
戶部尚書封趙國公實封五百戶皎銀青光祿大夫
工部尚書封楚國公實封五百戶令問銀青光祿大夫
殿中監宋國公實封三百戶毛仲輔國大將軍左武衛
大將軍檢校閑廐兼知監牧使霍國公實封五百戶守
一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員外置同正員進封晉國公
實封五百戶琚皎令問並固讓尚書殿中監不上十八
日琚皎依舊官各加實封二百戶通前七百戶累日玄

宗讌於內殿賜功臣金銀器皿各一床雜綵各一千匹
絹一千匹列於庭讌慰終夕載之而歸琚轉見恩顧每
延入閣中迄夜方出歸休之日中官至第召之中官亦
使尚宮就琚宅問訊琚母時果珍味賚之助其甘旨琚
在帷幄之側常叅聞大政時人謂之內宰相無有比者
又贈其父魏州刺史或有上說於玄宗曰彼王琚麻嗣
宗譎詭縱橫之士可與履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益
求純樸經術之士玄宗乃疎之十一月令御史大夫持
節巡天兵以北諸軍十二月改年號爲開元又改官名
與蘇頲同爲紫微侍郎二年二月廻未及京便除澤州

刺史削封歷衡郴滑虢沔夔許潤九州刺史又復其封
二十年丁母憂二十二年起復右庶子兼雋州刺史又
改同蒲通鄧蔡五州刺史天寶後又爲廣平鄴郡二太
守性豪侈著勲中朝又食實封典十五州常受饋遺下
檐帳設皆數千貫玄宗念舊常優容之侍兒二十人皆
居寶帳家累三百餘口作造不遵於法式雖居州伯與
佐官胥吏酋豪連榻飲譖或樗蒲藏鈎以爲樂每移一
州車馬填路數里不絕攜妓從禽恣爲歡賞垂四十年
矣時李邕王弼與琚皆年齒尊高久在外郡書疏尺牘
來往有譴謫留落之句右相林甫以琚等負材使氣陰

議除之五載正月琚果爲林甫構成其罪貶琚江華郡員外司馬削階封至任未幾林甫使羅希奭重按之希奭排馬牒至琚懼仰藥竟不能死及希奭至遂自縊而卒死非其罪人用憐之天寶元年贈太子少保

王毛仲本高麗人也父游擊將軍職事求婁犯事沒官生毛仲因隸于玄宗性識明悟玄宗爲臨淄王常伏事左右及出兼潞州別駕又見李宜德趨捷善騎射爲人蒼頭以錢五萬買之景龍三年冬玄宗還長安以二人挾弓矢爲翼初太宗貞觀中擇官戶蕃口中少年驍勇者百人每出遊獵令持弓矢於御馬前射生令騎豹文

韞著畫獸文衫謂之百騎至則天時漸加其人謂之千騎分隸左右羽林營孝和謂之萬騎亦置使以領之玄宗在藩邸時常接其豪俊者或賜飲食財帛以此盡歸心焉毛仲亦悟玄宗旨待之甚謹玄宗益憐其敏惠及四年六月中宗遇弑韋后稱制令韋播高高爲羽林將軍令押千騎營榜捶以取威其營長葛福順陳玄禮等相與見玄宗訴寃會玄宗已與劉幽求麻嗣宗薛崇簡等謀舉大計相顧益歡令幽求諷之皆願決死從命及二十日夜玄宗入苑中宜德從焉毛仲避之不入乙夜福順等至玄宗曰與公等除大逆安社稷各取富貴在

於俄頃何以取信福順等請號而行斯須斬韋播韋瑨
高嵩等頭來玄宗舉火視之又召鍾紹京領總監丁匠
刀鋸百人至因斬關而入后及安樂公主等皆爲亂兵
所殺其夜少帝以玄宗著大勲進封平王以紹京幽求
知政事署詔勅崇簡嗣宗及福順宜德功大者爲將軍
次者爲中郎將其時梓宮在殯舉城縞素及明玄宗引
新立功者皆衣紫衣緋持滿鐵騎而出傾城聚觀歡慰
其犯道者盡曝屍於城外毛仲數日而歸玄宗不責又
超授將軍及玄宗爲皇太子監國因奏改左右萬騎左
右營爲龍武軍與左右羽林爲北四門軍以福順等爲

將軍以押之龍武官盡功臣受錫賚號爲唐元功臣長安良家子避征徭納資以求隸於其中遂每軍至數十人毛仲專知東宮駝馬鷹狗等坊未逾年已至大將軍階三品矣及先天二年七月毛仲預誅蕭岑等功授輔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廐兼知監牧使進封霍國公實封五百戶毛仲奉公正直不避權貴兩營萬騎功臣閑廐官吏皆懼其威人不敢犯苑中營田草萊常收率皆豐溢玄宗以爲能開元十四年贈其父秦州刺史毛仲雖有賜莊宅奴婢駝馬錢帛不可勝紀常於閑廐側內宅住每入侍讌賞與諸王姜皎等御幄

前連榻而坐玄宗或時不見則悄然如有所失見之則歡洽連宵有至日晏其妻已邑號國夫人賜妻李氏又爲國夫人每入內朝謁二夫人同承賜賚生男孩稚已授五品與皇太子同遊故中官楊思勗高力士等常避畏之七年進位特進行太僕卿餘並如故九年持節充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仍以左領軍大總管王駿與天兵軍節度張說東與幽州節度裴奩先等計會毛仲部統嚴整羣牧孳息遂數倍其初芻粟之類不敢盜竊每歲迴殘常致數萬斛不三年扈從東封以諸牧馬數萬匹從每色爲一隊望如雲錦玄宗益喜於岳下以宰相

源乾曜張說加左右丞相毛仲加開府儀同三司自玄宗先天正位後以后父王同皎及姚崇宋璟及毛仲十五年間四人至開府又勅張說爲監牧頌以美之十七年從朝五陵又贈毛仲父益州大都督毛仲益驕嘗求爲兵部尚書玄宗不悅毛仲怏怏見於詞色又福順子娶毛仲女宜德唐地文等數十人皆與毛仲善倚之多爲不法中官等妬其全盛逾已專發其罪尤倨慢之中官高品者毛仲視之蔑如也如卑品者小忤意則坐辱如已之僮僕力士輩恨入骨髓毛仲承恩遇妻產嘗借苑中亭子納涼玄宗借之中官構之彌甚曰北門奴官

太盛豪者皆一心不除之必起大患後毛仲索甲仗於太原軍器監時嚴挺之爲少尹奏之玄宗恐其黨震懼爲亂乃隱其實狀詔曰開府儀同三司兼殿中監震國公內外閑廐監牧都使王毛仲是惟微細非有功績擢自家臣升于朝位恩寵莫二委任斯崇無涓塵之益肆驕盈之至徃屬艱難遽茲逃匿念深惟舊義在優容仍荷殊榮蔑聞悛悔在公無竭盡之効居常多怨望之詞迹其深愆合從誅殛恕其庸昧宜從遠貶可瀼州別駕員外置長任差使馳驛領送至任勿許東西及判事左領軍大將軍耿國公葛福順貶壁州員外別駕左監門

將軍盧龍子唐地文貶振州員外別駕右武衛將軍成紀侯李守德貶嚴州員外別駕守德本宣德也立功後改名右威衛將軍王景耀貶黨州員外別駕右威衛將軍高廣濟貶道州員外別駕毛仲男太子僕守貞貶施州司戶太子家令守廉貶溪州司戶率更令守慶貶鶴州司倉左監門長史守道貶涪州叅軍連累者數十人又詔殺毛仲及永州而縊之其後中官益盛而陳立禮以淳樸自檢宿衛宮禁志節不衰天寶中立宗在華清宮乘馬出宮門欲幸虢國夫人宅立禮曰未宣勅報臣天子不可輕去就立宗爲之迴轡他年在華清宮逼正

月半欲夜遊立禮奏曰宮外卽是曠野須有備預若欲
夜遊願歸城闕立宗又不能違及安祿山反立禮欲於
城中誅楊國忠事不果竟於馬嵬斬之從立宗入巴蜀
迴封蔡國公實封三百戶上元元年八月致仕

史臣曰李林甫以諂佞進身位極台輔不懼盈滿蔽主
聰明生旣唯務陷人死亦爲人所陷得非彼蒼假手以
示禍淫者乎楊國忠稟性奸回才薄行穢領四十餘使
恣弄威權天子莫見其非羣臣由之杜口致祿山叛逆
鑿輅播遷梟首覆宗莫救艱步以立宗之睿哲而惑於
二人者蓋巧言令色先意承旨財利誘之迷而不悟也

開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國忠而亂與夫齊桓任
管仲隰朋幸豎刁易牙亦何異哉書曰臣有作福作威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佞人殆誠哉是言也張曄
王琚王毛仲皆鄧通閔孺之流也琚有締構之功過多
僭侈死於非罪亦可惜之

贊曰天啓亂階甫忠當國蔽主聰明秉心讒慝曄同二
王亦承恩德吁哉僭踰不知紀極

舊唐書卷一百六考證

李林甫傳○李林甫楊國忠新書入姦臣傳

楊國忠傳是日貴妃旣縊韓國號國二夫人亦爲亂兵

所殺○

臣德潛

按楊貴妃傳號國至陳倉爲縣令薛

景仙所殺未嘗從入蜀也此顯誤

舊唐書卷一百六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五十七

玄宗諸子

靖德太子琮 庶人瑛 棣王琰

庶人瑤 靖恭太子琬 庶人琚

夏悼王一 儀王璣 潁王璪

懷哀王敏 永王璘 壽王瑁

延王玢 盛王琦 濟王環

信王瑄 義王玘 陳王珪

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日久子孫蕃育不聞有過陛下柰何以一日之間廢棄三子伏惟陛下思之且太子國本難於動搖昔晉獻公惑寵嬖之言太子申生憂死國乃大亂漢武威加六合受江充巫蠱之事將禍及太子遂至城中流血晉惠帝有賢子爲太子容賈后之譖以至喪亡隋文帝取寵婦之言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遂失天下由此而論之不可不慎今太子旣長無過二王又賢臣待罪左右敢不詳悉立宗默然事且寢其年駕幸西京以李林甫代張九齡爲中書令希惠妃之旨託意於中貴人揚壽王瑁之美惠妃深

德之二十五年四月楊洄又構於惠妃言瑛兄弟三人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鏞常構異謀玄宗遽召宰相籌之林甫曰此蓋陛下家事臣不合參知玄宗意乃決矣使中官宣詔於宮中並廢爲庶人鏞配流俄賜死於城東驛天下之人不見其過咸惜之其年武惠妃數見三庶人爲崇怖而成疾巫者祈請彌月不痊而殞瑛有六男儼伸倩佖備徹慶王琮先無子瑛得罪後玄宗遣鞠之天寶中儼爲新平郡王光祿卿同正員伸爲平原郡王宗正卿同正員佖爲嗣慶王寶應元年詔雪瑤瑛琚之罪贈瑛爲皇太子瑤琚復贈爲王

棣王琰立宗第四子也初名嗣真開元二年十二月封爲鄆王十二年三月改封棣王仍改名洽十五年遙領太原牧太原已北諸軍節度大使二十二年加太子太傅餘如故二十四年改名琰天寶元年六月遙領兼武威郡都督河西隴右經略節度大使先是琰妃韋氏有過琰怒之不敢奏聞乃斥於別室寵二孺人孺人又不相協至十一載孺人乃密求巫者書符置於琰履中以求媚琰與監院中官有隙中官聞其事密奏於立宗云琰厭魅聖躬立宗使人掩其履而獲之立宗大怒引琰詰責之琰頓首謝曰臣之罪合死矣請一言以就鼎鑊

然臣與新婦情義絕者二年于茲臣有二孺人又皆爭
長臣實不知有符恐此三人所爲也惟三哥辯其罪人
及推問之竟孺人也玄宗猶疑琰知情怒未解太子已
下皆爲請命囚於鷹狗坊中絕朝請憂懼而死琰妃卽
少師韋滔女無子琰死後妃得還其父琰男女繁衍至
五十五人天寶中封爲王者三人僎爲汝南郡王秘書
監同正員僑爲宜都王衛尉卿同正員雋爲濟南王
祿卿同正員寶應元年五月代宗卽位捨琰罪贖其王
位

鄂王瑤玄宗第五子也初名嗣初開元二年五月封爲

宮日受聖訓今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日久子孫蕃育不聞有過陛下柰何以一日之間廢棄三子伏惟陛下思之且太子國本難於動搖昔晉獻公惑寵嬖之言太子申生憂死國乃大亂漢武威加六合受江充巫蠱之事將禍及太子遂至城中流血晉惠帝有賢子爲太子容賈后之譖以至喪亡隋文帝取寵婦之言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遂失天下由此而論之不可不慎今太子旣長無過二王又賢臣待罪左右敢不詳悉立宗默然事且寢其年駕幸西京以李林甫代張九齡爲中書令希惠妃之旨託意於中貴人揚壽王瑁之美惠妃深

德之二十五年四月楊洄又構於惠妃言瑛兄弟三人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鏞常構異謀立宗遽召宰相籌之林甫曰此蓋陛下家事臣不合參知立宗意乃決矣使中官宣詔於宮中並廢爲庶人鏞配流俄賜死於城東驛天下之人不見其過咸惜之其年武惠妃數見三庶人爲崇怖而成疾巫者祈請彌月不痊而殞瑛有六男儼伸倩佖備徹慶王琮先無子瑛得罪後立宗遣鞠之天寶中儼爲新平郡王光祿卿同正員伸爲平原郡王宗正卿同正員佖爲嗣慶王寶應元年詔雪瑤瑛琚之罪贈瑛爲皇太子瑤琚復贈爲王

棣王琰立宗第四子也初名嗣真開元二年十二月封爲鄆王十二年三月改封棣王仍改名洽十五年遙領太原牧太原已北諸軍節度大使二十二年加太子太傅餘如故二十四年改名琰天寶元年六月遙領兼武威郡都督河西隴右經略節度大使先是琰妃韋氏有過琰怒之不敢奏聞乃斥於別室寵二孺人孺人又不相協至十一載孺人乃密求巫者書符置於琰履中以求媚琰與監院中官有隙中官聞其事密奏於立宗云琰厭魅聖躬立宗使人掩其履而獲之立宗大怒引琰詰責之琰頓首謝曰臣之罪合死矣請一言以就鼎鑊

然臣與新婦情義絕者二年于茲臣有二孺人又皆爭長臣實不知有符恐此三人所爲也惟三哥辯其罪人及推問之竟孺人也玄宗猶疑琰知情怒未解太子已下皆爲請命囚於鷹狗坊中絕朝請憂懼而死琰妃卽少師韋滔女無子琰死後妃得還其父琰男女繁衍至五十五人天寶中封爲王者三人僕爲汝南郡王秘書監同正員僑爲宜都王衛尉卿同正員雋爲濟南王光祿卿同正員寶應元年五月代宗卽位捨琰罪贈其王位

鄂王瑤玄宗第五子也初名嗣初開元二年五月封爲

鄂王十二年改名涓遙領幽州都督河北道節度大使
二十一年四月加太子太保兼幽州都督餘如故二十
三年改名瑤二十五年得罪廢寶應元年五月追復

靖恭太子琬玄宗第六子也初名嗣立開元二年三月
封爲甄王十二年三月改名滉封爲榮王十五年授京
兆牧又遙領隴右節度大使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
司餘如故二十五年改名琬天寶元年六月授單于大
都護十四年十一月安祿山反於范陽其月制以琬爲
征討元帥高仙芝爲副合仙芝徵河隴兵募屯於陝郡
以禦之數日琬薨琬素有雅稱風格秀整時士庶冀琬

有所成功忽然殂謝遠近咸失望焉贈靖恭太子葬于見子西原琬諸子尤繁衍男女五十八人天寶中封爲郡王者二俯爲濟陰王太僕卿同正員偕爲北平王國子祭酒同正員

光王琚玄宗第八子也開元十二年封爲光王十五年遙領廣州都督五府經略大使二十三年七月光王琚儀王澹穎王湮壽王清延王涸盛王沭信王沔義王淮等十王並授開府儀同三司皇子珪封爲陳王澄封爲翌王惠封爲亘王滔封爲沐王陳王巳下第四王幼未授官並置府官寮屬其日光儀等十人同於東官尚書

省上詔宰臣及文武百寮送儀注甚盛俄除十五王府元僚並未有府幕同於禮院上亦無精選其時琚兼廣州都督餘如故倨與鄂王瑤皇子中有學尚才識同居內宅最相愛狎琚有才力善騎射初封甚善立宗愛之以母見疎薄嘗有怒言爲人所構得罪人用憐之寶應元年五月追復官爵無子

夏悼王一立宗第九子也母貞順皇后爲惠妃見寵一生而美秀上鍾愛無比名之爲一開元五年孩孺而薨立宗追封諡時車駕在東都葬於城南龍門東岑欲宮中舉目見之

儀王璿玄宗第十二子也初名濰開元十三年五月封爲儀王十五年授河南牧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河西牧其年改名璿永泰元年二月薨廢朝三日贈太傅天寶中有子封王者二人侁爲鍾陵郡王光祿卿同正員健爲廣陵王國子祭酒同正員

穎王璿玄宗第十三子也讀書有文詞初名澣開元十三年封穎王十五年遙領安東都護平盧軍節度大使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名璿安祿山反除蜀郡大都督劍南節度大使楊國忠爲之副玄宗幸蜀令御史大夫魏方進充置頓使先移牒至蜀託以穎王之藩

令設儲供立宗至馬嵬方進被殺乃令璲先赴本郡以蜀郡長史崔圓爲副璲性儉率將渡綿州江登舟見綵緣席爲藉者顧曰此可以爲寢處柰何踐之命撤去璲初奉命之藩卒遽不遑受節綿州司馬史賁進說曰王帝子也且爲節度大使今之藩而不持節單騎徑進人何所贍請建大槩蒙之油囊爲旌節狀先驅道路足以威衆璲笑曰但爲真王何用假旌節乎將至成都崔圓迓之拜於馬前璲不止之圓頗怒立宗至璲視事兩月人甚安之爲圓所奏罷居內宅後令宣慰肅宗於彭原遂從歸京師建中四年薨年六十六輟朝三日子伸天

寶中封滎陽郡王授衛尉卿同正員

懷哀王敏立宗第十五子也幼而豐秀以母惠妃之寵立宗特加顧念纔辟開元八年二月薨追封諡權窆於景龍觀天寶十三載改葬京城南以祔其母敬陵也

永王璘立宗第十六子也母曰郭順儀劍南節度尚書虛已之妹璘數歲失母肅宗收養夜自抱眠之少聰敏好學貌陋視物不正開元十三年三月封爲永王十五年五月遙領荊州大都督二十年七月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名璘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范陽十五載六月立宗幸蜀至漢中郡下詔以璘爲山東南路及嶺

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採訪等使江陵郡大都督
餘如故璘七月至襄陽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將數萬人
恣情補署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破用鉅億以薛鏐李
臺卿蔡垆爲謀主因有異志肅宗聞之詔令歸覲于蜀
璘不從命十二月擅領舟師東下甲仗五千人趨廣陵
以季廣琛渾惟明高仙琦爲將璘生於宮中不更人事
其子襄城王偁又勇而有力馭兵權爲左右眩惑遂謀
狂悖璘雖有窺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吳郡採訪使李
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報曰寡人上皇
天屬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禮絕寮品簡書來往應有常

儀今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漢儀隳柝一至於斯乃使
渾惟明取希言季廣琛趣廣陵攻採訪李成式璘進至
當塗希言在丹陽令元景曜閻敬之等以兵拒之身走
吳郡李成式使將李承慶拒之先是肅宗以璘不受命
先使中官啖廷瑤段喬福招討之中官至廣陵成式括
得馬數百匹時河北招討判官司虞郎中李銑在廣陵
瑤等結銑爲兄弟求之將兵銑麾下有騎一百八十人
遂率所領屯于揚子成式使判官評事裴茂以廣陵步
卒三千同拒于瓜步洲伊婁埭希言將元景曜及成式
將李神慶並以其衆迎降于璘璘又殺丹徒太守閻敬

之以徇江左大駭裴茂至瓜步洲廣張旗幟耀于江津
璘與傷登陣望之竟日始有懼色季廣琛召諸將割臂
而盟以貳於璘是日渾惟明走于江寧馮季康謙投于
廣陵之白沙廣琛以步卒六千趨廣陵璘使騎追之廣
琛曰我感王恩是以不能決戰逃而歸國若逼我我則
不擇地而迴戰矣使者返報其夕銑等多燃火人執兩
炬以疑之隔江望者兼水中之影一皆爲二矣璘軍又
以火應之璘懼以官軍悉濟矣遂以兒女及麾下宵遁
遲明不見濟者遂入城具舟楫使襄城王驅其衆以奔
晉陵宵謀曰王走矣於是江北之軍齊進募敢死士趨

偏庫狄岫趙連城等共二十人先鋒遊弈于新豐皆因醉而寐璘聞官軍之至乃使襄城王高仙琦逆擊之驛騎奔告侁等介馬而出襄城王已隨而至銑等奔救張左右翼擊之射中襄城王首傷軍遂敗高仙琦等四騎與璘南奔至鄱陽郡司馬陶備閉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至餘干及大庾嶺將南投嶺外爲江西採訪使皇甫侁下防禦兵所擒因中矢而薨子傷等爲亂兵所害肅宗以璘愛弟隱而不言

壽王瑁玄宗第十八子也初名清初瑁母武惠妃開元元年見幸寵傾後宮頻產夏悼王懷哀王上僊公主皆

端麗襁褓不育及瑁之初生讓帝妃元氏請瑁在於邸中收養妃自乳之名爲已子十餘年在寧邸故封建之事晚諸王宮中常呼爲十八郎十三年三月封爲壽王始入宮中十五年遙領益州大都督劔南節度大使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名瑁二十五年惠妃薨葬以后禮二十九年讓帝薨瑁請制服以報乳養之恩玄宗從之瑁天寶中有子封爲王者二人休爲濟陽郡王倣爲廣陽郡王鴻臚卿同正員唐法親王食封八百戶有至一千戶公主三百戶長公主加三百戶有至六百戶高宗朝以沛英豫王太平公主武后所生食逾於制

垂拱中太平至一千二百戶聖曆初皇嗣封爲相王食封與太平同三千戶長安中壽春王兄弟五人並賜實封三百戶神龍初相府與太平同至千戶衛王三千戶溫王二千戶成王七百戶壽春王加四百戶通前七百戶嗣雍衡陽臨淄巴陵中山各加二百戶通前五百戶安樂初封二千戶長寧一千五百戶宣城宣城宣安各一千戶相王女爲縣主者各三百戶衛王尋升儲位相府增至七千戶太平至五千戶安樂三千戶長寧二千五百戶宣城已下各二千戶相府太平長寧安樂皆以七千爲限雖水旱亦不破損免以正租庸充數唐隆元

年遺制以嗣雍王守禮壽春王成器封爲親王各賜實封一千戶開元之後朝恩睦親以寧府最長封至五千五百戶岐薛愛弟著勲五千戶申府以外家微至四千戶邠府以外枝至一千八百戶皇妹爲公主者食封一千戶中宗女亦同其後皇子封王者賜封二千戶皇女爲公主者賜封五百戶咸宜賜湯沐以母惠妃封至一千戶諸皇女爲公主者例加至一千戶其封自開元已來皆約以三千爲限

延王玢玄宗第二十子也初名湏玢母卽尚書右丞柳範孫也最爲名家玄宗深重之玢亦仁愛有學問開元

十三年封爲延王十五年遙領安西大都護積西節度
大使二十三年七月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改名玢
天寶十五載玄宗幸蜀玢男女三十六人不忍棄於道
路數日不及行在所玄宗怒之賴漢中王瑀抗疏救之
聽歸於靈武興元元年薨天寶末封子倬彭城郡王秘
書監同正員倓平陽郡王殿中監同正員

盛王琦玄宗第二十一子也壽王母弟初名沐十三年
三月封爲盛王十五年領揚州大都督二十年加開府
儀同三司餘如故改名琦天寶十五年六月玄宗幸蜀
在路除琦爲廣陵大都督仍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

等路節度支度採訪等使以前江陵大都督府長史劉
彙爲之副以廣陵長史李成式爲副大使兼御史中丞
琦竟不行廣德二年四月薨贈太傅天寶末有子封王
者二人償真定郡王太常卿同正員佩封武都郡王殿
中監同正員

濟王環玄宗第二十二子也初名溢開元十三年三月
封濟王二十三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其月改名環
天寶末有子封爲王者二人僚爲永嘉郡王衛尉卿同
正員倪爲平樂郡王光祿卿同正員

信王瑄玄宗第二十三子也初名沔開元十三年三月

封爲信王二十三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仍改名瑄
天寶末有子封爲王者二人終爲新安郡王太常卿同
正員倜爲晉陵郡王光祿卿同正員

義王玘玄宗第二十子四也初名淮開元十三年三月
封爲義王二十二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仍改名玘
天寶末有子封爲王者二人儀爲舞陽郡王太僕卿同
正員僂爲高密郡王宗正卿同正員

陳王珪玄宗第二十五子也初名渙開元二十三年七
月封爲陳王二十四年三月改名珪天寶末男女二十
一人封爲王者二人作爲臨淮郡王太常卿同正員倭

爲安陽王殿中監同正員

豐王珙玄宗第二十六子也初名澄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封爲豐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珙天寶十五年六月玄宗幸蜀至扶風郡授珙武威郡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支度採訪使以隴右太守鄧景山爲之副兼武威長史御史中丞充都副大使珙竟不行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凌逼上都上將幸陝州自苑中而出騎從半渡澁水將軍王懷忠遂閉苑門橫截五百餘騎擁十宅諸王西投吐蕃至城西適遇元帥郭子儀懷忠謂子儀曰主上東遷社稷無主萬國顛顛何所瞻仰

今僕奉諸王等西奔以副天下之望令公身爲元帥廢
置在手何不行冊立之事乎子儀未及對珙遂越次而
言曰令公作何語何不言也行軍司馬王延昌責之曰
主上雖蒙塵于外聖德欽明王身爲藩翰何乃發狂悖
之詞也延昌當奏聞于上子儀又數讓之命軍士領之
盡赴行在潼關謁見上不之責珙歸幕次詞又不順羣
臣恐遂爲亂請除之遂賜死天寶中有子二人爲王佻
齊安郡王宗正卿同正員佻宜春郡王鴻臚卿同正員
恒王璵玄宗第二十七子也初名漙開元二十三年七
月封爲恒王性好道常服道士衣授右衛大將軍加開

府儀同三司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瑱天寶十五載從幸巴蜀不復衣道士衣矣

涼王璿玄宗第二十九子也初名湜母武賢儀則天時高平王重規女也開元中入宮中號爲小武妃二十三年七月封爲涼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璿初貞觀中高宗爲晉王以文德皇后最少子后崩後累年太宗憐之不令出閣至立爲太子高宗朝睿宗爲豫王雖成長亦以則天最小子不令出閣及至聖曆初封爲相王始出閣中宗時以譙王重福失愛出遷外藩衛王重俊爲太子入與成王千里等起兵將誅韋后故溫王重茂雖年

十六七竟亦居中先天之後皇子幼則居內東封年以漸成長乃於安國寺東附苑城同爲大宅分院居爲十王宅令中官押之於夾城中起居每日家令進膳又引詞學工書之人入教謂之侍讀十王謂慶忠棣鄂榮光儀潁永延濟蓋舉全數其後盛儀壽陳豐恒涼六王又就封入內宅二十五年鄂光得罪忠繼大統天寶中慶棣又歿唯榮儀等十四王居院而府幕列於外坊時通名起居而已外諸孫成長又於十宅外置百孫院每歲幸華清宮宮側亦有十王院百孫院宮人每院四百百孫院三四十人又於宮中置維城庫諸王月俸物約之

而給用諸孫納妃嫁女亦就十宅中太子不居於東宮
但居於乘輿所幸之別院太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則同
親王公主在於崇仁之禮院天寶十五載六月立宗幸
蜀儀王已下十三王從至漢中郡遣永王璘出鎮荊州
至德二年十月從還京廣德元年十二月五日上都失
守有儀頴壽延盛濟信義陳恒涼十一王扈從幸陝州
十二月從還上都璿之子天寶中封爲王者一人仇瀘
陽郡王殿中監同正員

汴哀王璪立宗第三子也初名滔開元二十五年七
月封爲汴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璪以其月薨

史臣曰前史有云母愛者子抱太子瑛之廢有由然矣
琬爲元帥不幸遽薨豈天啓亂階何失衆望之速也永
王璘父在蜀城兄居靈武不能立忠孝之節爲社稷之
謀而乃聚兵江上規爲已利不義不昵以災其身書所
謂自作孽不可追也豐王珙因緣厄運竊有覬覦不慎
樞機自貽伊咎悲矣

贊曰螽斯之詠樂有子孫用建藩屏以崇本根讒勝瑛
廢恩移至尊盜熾琬卒情乖萬民口禍豐珙自災永璘
惜乎二盾不如仁人

舊唐書卷一百七

舊唐書卷一百七考證

廢太子瑛傳十年正月加元服其年玄宗又令太子詣國子學行齒胄之禮○沈炳震曰按玄宗本紀加元服在八年行齒胄之禮在七年當從本紀

瑛有六男儼伸倩侏備倣○新書五男無倣

舊唐書卷一百七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五十八

韋見素

子諤益益子顓

崔圓

崔渙

子縱

杜鴻漸

韋見素字會微京兆萬年人父湊開元中太原尹見素
學科登第景龍中解褐相王府參軍歷衛佐河南府倉
曹丁父憂服闋起爲大理寺丞襲爵彭城郡公坐事出
爲坊州司馬入爲庫部員外郎加朝散大夫歷右司兵
部二員外左司兵部二郎中遷諫議大夫天寶五年充

江西山南黔中嶺南等黜陟使觀省風俗彈紕長吏所
至肅然使還拜給事中駁正繩違頗振臺閣舊典尋檢
校尚書工部侍郎改右丞九載遷吏部侍郎加銀青光
祿大夫見素仁恕長者意不忤物及典選累年銓敘平
允人士稱之時右相楊國忠用事左相陳希烈畏其權
寵凡事唯諾無敢發明玄宗頗知之聖情不悅天寶十
三年秋霖雨六十餘日京師廬舍垣墉頽毀殆盡凡一
十九坊汙潦天子以宰輔或未稱職見此咎徵命楊國
忠精求端士時兵部侍郎吉溫方承寵遇上意用之國
忠以溫祿山賓佐懼其威權奏寢其事國忠訪於中書

舍人竇華宋昱等華昱言見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經事相王府有舊恩可之其年八月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院學士知門下省事代陳希烈見素既爲國忠引用心德之時祿山與國忠爭寵兩相猜嫌見素亦無所是非署字而已遂至兇胡犯順不措一言十五年六月哥舒翰兵敗桃林潼關不守是月立宗蒼黃出幸莫知所詣楊國忠以身領劔南旄鉞請幸成都見素與國忠御史大夫魏方進遇上於延秋門便扈從之咸陽翌日次馬嵬驛軍士不得食流言不遜龍武將軍陳玄禮懼其亂乃與飛龍馬家李護國謀於皇

太子請誅國忠以慰士心是日立禮等禁軍圍行宮盡誅楊氏見素遁走爲亂兵所傷衆呼曰勿傷韋相識者救之獲免上聞之令壽王瑁宣慰賜藥傅瘡魏方進爲亂兵所殺是日朝士獨見素一人是夜宿馬嵬上命見素子京兆府司錄叅軍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凌晨將發六軍將士曰國忠反叛不可更往蜀川請之河隴或言靈武太原或云還京議者不一上意在劔南慮違士心無所言諤曰還京須有捍賊之備今兵馬數少恐非萬全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上詢于衆衆以爲然乃令皇太子後殿上至扶風郡從駕諸軍各圖去就頗

出醜言陳玄禮不能制上聞之憂懼會益州貢春綵十萬疋乃以其綱使濛陽尉劉景溫爲監察御史其綵悉陳於廷召六軍將士等入上謂之曰卿等皆國之功臣勲勞素著朕之優賞常亦不輕逆胡負恩事須迴避甚知卿等不得別父母妻子朕亦不及辭九廟言發涕流又曰朕今須幸蜀蜀路險狹人若多往恐難祇供今有此綵卿等卽宜分取各自圖去就朕自有子弟中官等相隨便與卿等訣別衆咸俯伏號泣曰死生從陛下上良久曰去住聽卿自便自是醜言方息七月至巴西郡以見素兼左相武部尚書數日至蜀郡加金紫光祿大

夫進封幽國公與一子五品官是月皇太子卽位於靈武道路艱澁音驛未通八月肅宗使至始知靈武卽位尋命見素與宰臣房琯賁傳國寶玉冊奉使靈武宣傳詔命便行冊禮將行上皇謂見素等曰皇帝自幼仁孝與諸子有異朕豈不知往十三年已有傳位之意屬其歲水旱左右勸朕且俟豐年爾來便屬祿山構逆方隅震擾未遂此心昨發馬嵬亦有處分今皇帝受命朕心頓如釋負勞卿等遠去勉輔佐之多難興王自古皆有卿等乃心王室以宗社爲念早定中原吾之望也見素等悲泣不自勝仍以見素子諤及中書舍人賈至充冊

禮使判官時肅宗已迴幸順化郡九月見素等至冊禮畢從幸彭原郡肅宗在東宮素聞房瑄名重故虛懷以待以見素常附國忠禮遇稍薄明年至鳳翔三月除左僕射罷知政事以憲部尚書致仕苗晉卿代爲左相初肅宗在鳳翔喪亂之後綱紀未立兵吏三銓簿籍煨燼南曹選人文符悉多僞濫上以兇醜未滅且示招懷據到注擬一無檢括見素曰臣典選歲久周知此弊今寔區未復員闕不多若摠無條綱恐難持久上然之未暇釐革及還京選人數千補授無所喧訴于朝由是行見素之言及房瑄以敗軍左降崔圓崔渙等皆罷知政事

上皇所命宰臣無知政事者五月遷見素太子太師十一月肅宗自右輔還京詔見素入蜀奉迎太上皇十二月上皇至京師肅宗御樓大赦見素以奉上皇幸蜀功加開府儀同三司食實封三百戶上元中以足疾上表請致仕許之寶應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六贈司空諡曰忠貞喪事官給子倜諤益哲倜諤皆位至給事中益終刑部員外郎哲終秘書丞倜子頌益子顛字周人生一歲而孤事姊稱爲恭孝性嗜學尤精陰陽象緯經略風俗之書善持論有清譽少以門蔭補千牛備身自鄆縣尉判入等授萬年尉歷御史補闕尚書郎累遷給事

中尚書左丞戶部侍郎中丞吏部侍郎其在諫垣與李約李正辭迭申裨諷頗迴大政宰相裴垍李絳崔羣輩多與友善而後進之有浮名者亦遊其門以是稱有時望及李逢吉駕朋黨以專政柄而顛附麗之跡尤密頗爲時人所譏然處身儉約有足多者著易蘊解推演潛亢終始之義甚有奧旨寶曆元年七月卒贈禮部尚書崔圓清河東武城人也後魏左僕射亮之後父景暉官至大理評事圓少孤貧志尚閎博好讀兵書有經濟宇宙之心開元中詔搜訪遺逸圓以鈐謀射策甲科授執戟自負文藝獲武職頗不得意蕭晔爲京兆尹薦爲會

昌丞累遷司勳員外郎宰臣楊國忠遙制劔南節度使
引圓佐理乃奏授尚書郎兼蜀郡大都督府左司馬知
節度留後天寶末玄宗幸蜀郡特遷蜀郡大都督府長
史劔南節度圓素懷功名初聞國難潛使人探國忠深
旨知有行幸之計乃增修城池建置館宇儲備什器及
乘輿至殿宇牙帳咸如宿設玄宗甚嗟賞之卽日拜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劔南節度餘如故肅宗卽
位玄宗命圓同房瑄韋見素並赴肅宗行在所玄宗親
製遺愛碑于蜀以寵之從肅宗還京以功拜中書令封
趙國公賜實封五百戶明年罷知政事遷太子少師留

守東都會官軍不利於相州軍迴過洛陽所在剽掠圓
弃城南奔襄陽詔削除階封尋起爲濟王傅李光弼用
爲懷州刺史除太子詹事改汾州刺史皆以理行稱拜
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加檢校右僕射
兼御史大夫轉檢校左僕射知省事大曆三年六月薨
年六十四輟朝三日贈太子太師諡曰昭襄

崔渙祖玄暉神龍功臣封博陵郡王父璩文學知名位
至禮部侍郎渙少以士行聞博綜經籍尤善談論累遷
尚書司門員外郎天寶末楊國忠出不附已者渙出爲
劔州刺史天寶十五載七月玄宗幸蜀渙迎謁於路抗

詞忠懇皆究理體立宗嘉之以爲得渙晚宰臣房瑄又
薦之卽日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扈從成都
府肅宗靈武卽位八月與左相韋見素同平章事房瑄
崔圓同賫冊赴行在時未復京師舉選路絕詔渙充江
淮宣諭選補使以收遺逸惑於聽受爲下吏所鬻濫進
者非一以不稱職聞乃罷知政事除左散騎常侍兼餘
杭太守江東採訪防禦使旋授正議大夫太子賓客乾
元三年正月轉大理卿再遷吏部侍郎檢校工部尚書
集賢院待詔性尚簡澹不交世務頗爲時望所歸遷御
史大夫加稅地青苗錢物使時以此錢充給京百官料

渙爲屬吏希中以下估爲使料上估爲百官料其時爲
皇城副留守張清發之詔下有司訊鞫渙無詞以對坐
是貶道州刺史大曆三年十二月壬寅以疾終子縱初
以蔭補協律郎三遷爲監察御史詔擇令長於臺省除
藍田令寬明勤幹德化大行縣人爲之立碑頌德轉京
兆府司錄累遷金部員外郎以父貶道州刺史弃官就
養丁父憂終制六遷大理卿兼御史中丞汴西水陸運
兩稅鹽鐵等使田悅連敗走魏州嬰城自守諸道兵圍
之屢乏食詔縱兼魏州四節度糧料使軍儲稍給德宗
幸奉天四方握兵未有至者縱先知之潛告李懷光勸

令奔命懷光從之縱乃悉歛軍財與懷光俱來調給具
備懷光兵士久戰河外及次河中將遷延縱之貨幣先
已渡河縱謂衆曰若濟悉以分賜衆利之乃西至奉天
加右庶子充使無幾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數奏懷光
剛愎反覆宜陰備之及行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曰縱素
善懷光今不來矣上曰他人不知縱吾可保其心不數
日縱至拜御史大夫嘗議其大體不親細事獄訴儀制
皆付之僚吏貞元元年親祠南郊爲大禮使屬兵旱之
後賦入尚少縱裁定文物儉而中禮無何萬年丞源遼
爲京兆尹李齊運所抑挫至死縱劾奏不行數月除吏

部侍郎尋檢校禮部尚書東畿唐汝鄧都觀察使河南尹是時兵革甫定民耗六七縱悉心求瘼爲理簡易先是戍邊之師由洛陽者儲餼取辦於編戶縱始官備不徵於人令五家相保俾自占告發歛以絕胥吏之私又引伊洛水以通里閘都中灌溉濟不逮爲十一二人甚安之徵拜太常卿貞元七年六月卒官年六十二謚曰忠贈吏部尚書縱孝悌修飭自立以父爲元載排抑居退十餘年左宦外府訖載得罪不求聞達初渙有寵妾鄭氏縱以母事之鄭氏性剛戾待縱不以理雖爲大僚每加笞詬縱率妻子候顏敬順不懈時以爲難

杜鴻漸故相暹之族子祖慎行益州長史父鵬舉官至
王友鴻漸敏悟好學舉進士解褐王府叅軍天寶末累
遷大理司直朔方留後支度副使肅宗北幸至平涼未
知所適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支
度判官盧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謀曰今胡羯亂常
二京陷沒主上南幸於巴蜀皇太子理兵於平涼然平
涼散地非聚兵之處必欲制勝非朔方不可若奉殿下
旬日之間西收河隴迴紇方強與國通好北徵勁騎南
集諸城大兵一舉可復二京雪社稷之耻上報明主下
安蒼生亦臣子之用心國家之大計也鴻漸卽日草牋

具陳兵馬招集之勢錄軍資器械倉儲庫物之數令李
涵賚赴平涼肅宗大悅鴻漸知肅宗發平涼於北界白
草頓迎謁因勞諸使及兵士進言曰朔方天下勁兵靈
州用武之處今迴紇請和吐蕃內附天下郡邑人皆堅
守以待制命其中雖爲賊所據亦望不日收復殿下整
理軍戎長驅一舉則逆胡不足滅也肅宗然之及至靈
武鴻漸與裴冕等勸卽皇帝位以歸中外之望五上表
乃從鴻漸素習帝王陳布之儀君臣朝見之禮遂採摭
舊儀綿絕其事城南設壇壝先一日具儀注草奏肅宗
曰聖君在遠寇逆未平宜罷壇場餘可其奏肅宗卽位

授兵部郎中知中書舍人事尋轉武部侍郎至德二年
兼御史大夫爲河西節度使涼州都督兩京平遷荊州
大都督府長史荆南節度使襄州大將康楚元張嘉延
盜所管兵據襄州城叛刺史王政遁走嘉延南襲荊州
鴻漸聞之弃城而遁禮朗硤歸等州聞鴻漸出奔皆惶
駭潛竄山谷歲餘徵拜尚書右丞吏部侍郎太常卿充
禮儀使二聖晏駕鴻漸監護儀制山陵畢加光祿大夫
封衛國公廣德二年代宗將享郊廟拜鴻漸兵部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轉中書侍郎永泰元年十月劔
南西川兵馬使崔旰殺節度使郭英乂據成都自稱留

後邛州衙將栢貞節瀘州衙將楊子琳劍州衙將李昌夔等興兵討盱西蜀大亂明年二月命鴻漸以宰相兼充山劔副元帥劔南西川節度使以平蜀亂鴻漸心無遠圖志氣怯懦又酷好浮圖道不喜軍戎既至成都懼盱雄武不復問罪乃以劔南節制表讓於盱時西戎寇邊關中多事鴻漸孤軍陷險兵威不振代宗不獲已從之仍以盱爲劔南西川行軍司馬栢貞節爲邛州刺史楊子琳爲瀘州刺史各罷兵尋請入覲仍表崔盱爲西川兵馬留後大曆二年詔以盱爲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使召鴻漸還京鴻漸仍率盱同入覲代宗嘉之後知

政事轉門下侍郎讓山南副元帥三年八月代王縉爲
東都留守充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平章如故以
疾上表乞骸骨從之竟不之任四年十一月卒贈太尉
諡曰文憲輟朝三日賜物五百疋粟五百石鴻漸晚年
樂於退靜私第在長興里館宇華靡賓僚宴集鴻漸悠
然賦詩曰常願追禪理安能挹化源朝士多屬和之及
休致後病令僧剃頂髮及卒遺命其子依胡法塔葬不
多封樹冀類緇流物議哂之

史臣曰祿山狂悖已顯立宗寵任無疑見素知國危陳
廟筭直言極諫而君不從獨正犯難而人不咎出生入

死善始令終者鮮矣時論以見素取容於國忠無言匡
大政且國忠恃內戚弄重權沮林甫姦豪取其大位若
見素之孤直豈許取容蓋禍胎已成政柄久紊見素入
相餘年言不從而難作雖有周孔之才其能匡救者乎
諤才辯顛儉約雅符積善之慶矣圓守文之士非禦侮
之才渙才兼行聞命與時會發言上沃主意遠致顯榮
當官屢爲吏欺終及竄逐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縱
忠於國能於官孝於家三者備矣孰能繼之鴻漸有衛
社之功非干城之責時以任崔旰爲非則不然矣且旰
南拒貞節北敗獻誠宜以懷來未可力制終致歸國豈

非臧謀向討之卽爲劇賊矣然事佛徼福朋勢力容非君子之道焉

贊曰立宗失德祿山肆逆見素竭節諸公協力

舊唐書卷一百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五十九

馮盎

阿史那杜忸

子道真 叔祖蘇尼失
蘇尼失子忠附

契苾何力 黑齒常之 李多祚

李嗣業 白孝德

馮盎高州良德人也累代爲本部大首領盎少有武略
隋開皇中爲宋康令仁壽初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馳至
京請討之文帝勅左僕射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曰不
意蠻夷中有此人大可奇也卽令盎發江嶺兵擊之賊

平授金紫光祿大夫仍除漢陽太守武德三年廣新二
州賊帥高法澄洗寶徹等並受林士弘節度殺害隋官
吏盜率兵擊破之既而寶徹兄子智臣又聚兵於新州
自爲渠帥盜趨往擊之兵交盜却兜鍪大呼曰爾等頗
識我否賊多弃戈肉袒而拜其徒遂潰擒寶徹智臣等
嶺外遂定或有說盜曰自隋季崩離海內騷動今唐雖
應運而風教未浹南越一隅未有所定公尅平五嶺二
十餘州豈與趙佗九郡相比今請上南越王之號盜曰
吾居南越于茲五代本州牧伯唯我一門于女玉帛吾
之有也人生富貴如我殆難常恐弗克負荷以墜先業

本州衣錦便足餘復何求越王之號非所聞也四年盎以南越之衆降高祖以其地爲羅春白崖儋林等八州仍授盎上柱國高羅總管封吳國公尋改封越國公拜其子智戴爲春州刺史智或東合州刺史徙封盎耿國公貞觀五年盎來朝太宗宴賜甚厚俄而羅竇諸洞獠叛詔令盎率部落二萬爲諸軍先鋒時有賊數萬屯據險要不可攻逼盎持弩語左右曰盡吾此箭可知勝負連發七矢而中七人賊退走因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太宗令智戴還慰省之自後賞賜不可勝數盎奴婢萬餘人所居地方二千里勤於簿領詰擿姦狀甚得其情

二十年卒贈左騎衛大將軍荊州都督

阿史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子也年十一以智勇稱於本蕃拜爲拓設建牙于磧北與欲谷設分統鐵勒紇骨同羅等諸部在位十年無所課歛諸首領或鄙其不能富貴社尒曰部落旣豐於我便足諸首領咸畏而愛之武德九年延陁廻紇等諸部皆叛攻破欲谷設社尒擊之復爲延陁所敗貞觀二年遂率其餘衆保于西偏依可汗浮圖後遇頡利滅而西蕃葉護又死奚利邲咄陸可汗兄弟爭國社尒揚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襲破西蕃半有其國得衆十餘萬自稱都布可汗謂其諸部曰首

爲背叛破我國者延陁之罪也今我據有西方大得兵馬不平延陁而取安樂是忘先可汗爲不孝也若天令不捷死亦無恨其酋長咸諫曰今新得西方須留鎮壓若卽棄去遠擊延陁只恐葉護子孫必來復國社尒不從親率五萬餘騎討延陁於磧北連兵百餘日遇我行人劉善因立同娥設爲陁利始可汗社尒部兵又苦久役多委之逃延陁因縱擊敗之復保高昌國其舊兵在者纔萬餘人又與西蕃結隙九年率衆內屬拜左騎衛大將軍歲餘令尚衡陽長公主授駙馬都尉典屯兵於苑內十四年授行軍總管以平高昌諸人咸卽受賞社

尔以未奉詔旨秋毫無所取及降別勅然後受之及所
取唯老弱故弊而已軍還太宗美其廉慎以高昌所得
寶刀并雜綵千段賜之仍令檢校北門左屯營封畢國
公十九年從太宗征遼至駐蹕陣頻遭流矢拔而又進
其所部兵士人百其勇盡獲殊勲師旋兼授鴻臚卿二
十一年爲崑丘道行軍大總管征龜茲明年軍次西突
厥擊處蜜大破之餘衆悉降又下龜茲大撥換城虜龜
茲王白訶黎布失畢及大臣那利等百餘人而還屬太
宗崩請以身殉葬高宗遣使諭以先旨不許遷右衛大
將軍永徽四年加位鎮軍大將軍六年卒贈輔國大將

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起冢以象葱山仍爲立碑謚曰元子道真位至左屯衛大將軍貞觀初阿史那蘇尼失者啓民可汗之母弟社尒叔祖也其父始畢可汗以爲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靈州之西北驍雄有恩惠甚得種落之心及頡利政亂而蘇尼失所部獨不携離突利之來奔也頡利乃立蘇尼失爲小可汗及頡利爲李靖所破獨騎而投之蘇尼失遂舉其衆歸國因令子忠擒頡利以獻太宗賞賜優厚拜北寧州都督右衛大將軍封懷德郡王貞觀八年卒忠以擒頡利功拜左屯衛將軍妻以宗女定襄縣主賜名爲忠單稱史氏貞

觀九年遷右衛大將軍永徽初封薛國公累遷右驍衛
大將軍所歷皆以清謹見稱時人比之金日磾上元初
卒贈鎮軍大將軍陪葬昭陵子暕襲封薛國公垂拱中
歷位司僕卿

契苾何力其先鐵勒別部之酋長也父葛隋大業中繼
爲莫賀咄特勒以地徧吐谷渾所居隘狹又多瘴癘遂
入龜茲居于熱海之上特勒死何力時年九歲降號大
俟利發至貞觀六年隨其母率衆千餘家詣沙州奉表
內附太宗置其部落於甘涼二州何力至京授左領軍
將軍七年與涼州都督李大亮將軍薛萬均同征吐谷

渾軍次赤水川萬均率騎先行爲賊所攻兄弟皆中槍墮馬徒步而鬪兵士死者十六七何力聞之將數百騎馳往突圍而前縱橫奮擊賊兵披靡萬均兄弟由是獲免時吐谷渾主在突淪川何力復欲襲之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賊非有城郭逐水草以爲生若不襲其不虞便恐鳥驚魚散一失機會安可傾其巢穴耶乃自選驍兵千餘騎直入突淪川襲破吐谷渾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馳馬牛羊二十餘萬頭渾主脫身以免俘其妻子而還有詔勞於大斗拔谷萬均乃排毀何力自稱已功何力不勝憤怒拔刀而起欲殺萬均諸將勸止

之太宗聞而責問其故何力言萬均敗惡之事太宗怒將解其官迴授何力固讓曰以臣之故而解萬均恐諸蕃聞之以爲陛下厚蕃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又夷狄無知或謂漢臣皆如此輩固非安寧之術也太宗乃止尋令北門宿衛檢校屯營事勅尚臨洮縣主十四年爲葱山道副大總管討平高昌時何力母姑臧夫人母弟賀蘭州都督沙門並在涼府十六年詔許何力覲省其母兼撫巡部落時薛延陀強盛契苾部落皆願從之何力至聞而大驚曰主上於汝有厚恩任我又重何忍而圖叛逆諸首領皆曰可敦及都督已去何故不行何

力曰我弟沙門孝而能養我以身許國終不能去也於是衆共執何力至延陁所置於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奪也可汗怒欲殺之爲其妻所抑而止初太宗聞何力之延陁明非其本意或曰人心各樂其土何力今入延陁猶魚之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鐵石必不背我會有使自延陁至具言其狀太宗泣謂羣臣曰契苾何力竟如何遽遣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入延陁許降公主求何力由是還拜右驍衛大將軍太宗旣許公主於延陁行有日矣

何力抗表固言不可太宗曰吾聞天子無戲言旣已許之安可廢何力曰然臣本請延緩其事不謂總停臣聞六禮之內婿合親迎宜告延陞親來迎婦縱不敢至京邑卽當使詣靈州畏漢必不敢來論親未可有成日旣憂悶臣又携離不盈一年自相猜忌延陞志性狠戾若死必兩子相爭坐而制之必然之理太宗從之延陞恐有詐竟不至靈州自後常悒悒不得志一年而死兩子果爭權各立爲主太宗征遼東以何力爲前軍總管軍次白崖城爲賊所圍被稍中腰瘡重疾甚太宗自爲傅藥及拔賊城勅求傷之者高突勃付何力自殺之何力

奏言犬馬猶爲其主況於人乎彼爲其主況致命冒白刃而刺臣是其義勇士也本不相識豈是冤讐遂捨之二十二年爲崑丘道總管擊龜茲獲其王訶梨布失畢及諸首領等太宗崩何力欲殺身以殉高宗諭而止之永徽二年處月處蜜叛以何力爲弓月道大總管討平之擒其渠帥處蜜時健俟斤合支賀等以歸顯慶二年遷左驍衛大將軍累封郿國公兼檢校鴻臚卿龍朔元年又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九月次于鴨綠水其地卽高麗之險阻莫支男生以精兵數萬守之衆莫能濟何力始至會層冰大合趨卽渡兵鼓譟而進賊遂大潰追

奔數十里斬首三萬級餘衆盡降男生僅以身免會有
詔班師乃還其年九姓叛以何力爲鐵勒道安撫大使
乃簡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賊大驚何力乃謂曰國家
知汝被誑誤遂有翻動使我捨汝等過皆可自新罪在
酋渠得之則已諸姓大喜共擒僞葉護及設特勒等同
惡二百餘人以歸何力數其罪而誅之乾封元年又爲
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高麗有衆十五萬屯
於遼水又引靺鞨數萬據南蘇城何力奮擊皆大破之
斬首萬餘級乘勝而進凡拔七城乃迴軍會英國公李
勣於鴨綠水共攻辱夷大行二城破之勣頓軍於鴨綠

柵何力引蕃漢兵五十萬先臨平壤勦仍繼至共拔平壤城執勇健虜其王還授鎮軍大將軍行左衛大將軍徙封涼國公仍檢校右羽林軍儀鳳二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烈有三子明光貞明左鷹揚衛大將軍兼賀蘭都督襲爵涼國公光則天時右豹韜衛將軍爲酷吏所殺貞司膳少卿

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初在本蕃仕爲達率兼郡將猶中國之刺史也顯慶五年蘇定方討平百濟常之率所部隨例送降欵時定方繫左王及太子隆等仍縱兵劫掠丁壯者多被戮常之恐懼遂

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鳩集亡逸共保任存山築柵以自固旬日而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領敢死之士拒戰官軍敗績遂復本國二百餘城定方不能討而還龍朔三年高宗遣使招諭之常之盡率其衆降累轉左領軍員外將軍儀鳳中吐蕃犯邊常之從李敬立擊之劉審禮之沒賊敬立欲抽軍却阻泥溝而計無所出常之夜率敢死之兵五百人進掩賊營吐蕃首領跋地設棄軍宵遁敬立因此得還高宗歎其才略擢授左武衛將軍兼檢校左羽林軍賜金五百兩絹五百疋仍充河源軍副使時吐蕃贊婆及素和貴等賊徒

三萬餘屯於良非川常之率精騎三千夜襲賊營殺獲二千級獲羊馬數萬贊婆等單騎而遁擢常之爲大使又賞物四百疋常之以河源軍正當賊衝欲加兵鎮守恐有運轉之費遂遠置烽戍七十餘所度開營田五千餘頃歲收百餘萬石開耀中贊婆等屯於青海常之率精兵一萬騎襲破之燒其糧貯而還常之在軍七年吐蕃深畏憚之不敢復爲邊患嗣聖元年遷左武衛大將軍仍檢校左羽林軍垂拱二年突厥犯邊命常之率兵拒之躡至兩井忽逢賊三千餘衆常之見賊徒爭下馬著甲遂領二百餘騎身當先鋒直衝賊遂棄甲而散俄

頃賊衆大至及日將暮常之令伐木營中燃火如烽燧時東南忽有大風起賊疑有救兵相應遂狼狽夜遁以功進封燕國公三年突厥入寇朔州常之又充大總管以李多祚王九言爲副追躡至黃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賊散走磧北時有中郎將爨寶璧表請窮追餘賊制常之與寶璧會遙爲聲援寶璧以爲破賊在朝夕貪功先行竟不與常之謀議遂全軍而沒尋爲周興等誣構云與右鷹揚將軍趙懷節等謀反繫獄遂自縊而死常之嘗有所乘馬爲兵士所損副使牛師獎等請鞭之常之曰豈可以損私馬而決官兵乎竟赦之前後所

得賞賜金帛等皆分給將士及死時甚惜之

李多祚代爲靺鞨酋長多祚驍勇善射意氣感激少以軍功歷位右羽林軍大將軍前後掌禁兵北門宿衛二十餘年神龍初張柬之將誅張易之兄弟引多祚將籌其事謂曰將軍在北門幾年曰三十年矣柬之曰將軍擊鍾鼎食金章紫綬貴寵當代位極武臣豈非大帝之恩乎曰然又曰將軍旣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宮逆豎張易之兄弟擅權朝夕危逼宗社之重於將軍誠能報恩正屬今日多祚曰苟緣王室惟相公所使終不顧妻子性命因卽引天地神祇爲要誓詞

氣感動義形於色遂與東之等定謀誅易之兄弟以功
進封遼陽郡王食實封八百戶仍拜其子承訓爲衛尉
少卿其年將有事於太廟特令多祚與安國相王登輦
夾侍監察御史王覲上疏諫曰竊惟祔廟之禮在於尊
祖奉先肅事之儀豈厭惟親與德伏見恩勅令安國相
王與李多祚參乘且多祚夷人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
爵豈宜逼奉至尊侍帝弟而連衡與吾君而共輦誠恐
萬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文帝引趙談參乘益伏車前曰
臣聞天子所共六尺輦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
下獨柰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斥而下之多祚雖無

趙談之累亦非卿相之重不自循省無聞固讓豈國乏
良輔更無其人史官所書將示於後何袁盎之強諫獨
微臣之不及惟陛下詳擇焉上謂覲曰多祚雖是夷人
緣其有功委以心腹特令侍輦卿勿復言也節愍太子
之殺武三思也多祚與羽林大將軍李千里等率兵以
從太子令多祚先至玄武樓下冀上問以殺三思之意
遂按兵不戰時有宮闈令楊思勗於樓上侍帝請拒其
先鋒多祚子壻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爲先軍總管思勗
挺刃斬之兵衆大沮多祚俄爲左右所殺并殺其二子
籍沒其家睿宗卽位下制曰以忠報國典冊所稱感義

捐軀名節斯在故右羽林大將軍上柱國遼陽郡王李
多祚三韓貴種百戰餘雄席寵禁營廼心王室仗茲誠
信翻陷誅夷賴彼神明重清姦慝永言徽烈深合褒崇
宜追歿後之榮以復生前之命可還舊官仍宥其妻子
李嗣業京兆高陵人也身長七尺壯勇絕倫天寶初隨
募至安西頻經戰鬪于時諸軍初用陌刀咸推嗣業爲
能每爲隊頭所向必陷節度使馬靈察知其勇健每出
師令嗣業與焉累遷至中郎將天寶七載安西都知兵
馬使高仙芝奉詔總軍專征勃律選嗣業與郎將田珍
爲左右陌刀將于時吐蕃聚十萬衆於娑勒城據山因

水壑斷崖谷編木爲城仙芝夜引軍渡信圖河奄至城
下仙芝謂嗣業與田珍曰不午時須破此賊嗣業引步
軍持長刀上山頭拋柵蔽空而下嗣業獨引一旗於絕
險處先登諸將因之齊上賊不虞漢軍暴至遂大潰填
溪谷投水溺死僅十八九遂長驅至勃律城擒勃律王
吐蕃公主斬藤橋以兵三千人戍於是拂林大食諸胡
七十二國皆歸國家款塞朝獻嗣業之功也由此拜右
威衛將軍十載又從平石國及破九國胡并背叛突騎
施以跳盪加特進兼本官初仙芝給石國王約爲和好
乃將兵襲破之殺其老弱虜其丁壯取金寶瑟瑟馬

等國人號哭因掠石國王東獻之于闐下其子逃難奔走告於諸胡國羣胡忿之與大食連謀將欲攻四鎮仙芝懼領兵二萬深入胡地與大食戰仙芝大敗會夜兩軍解仙芝衆爲大食所殺存者不過數千事寤嗣業白仙芝曰將軍深入胡地後絕救兵今大食戰勝諸胡知必乘勝而併力事漢若全軍沒嗣業與將軍俱爲賊所虜則何人歸報主不如馳守白石嶺早圖奔逸之計仙芝曰爾戰將也吾欲收合餘燼明日復戰期一勝耳嗣業曰愚者千慮或有一得勢危若此不可膠柱固請行乃從之路隘人馬魚貫而奔會跋汗那兵衆先奔人及

馳馬塞路不克過嗣業持大棒前驅擊之人馬應手俱斃胡等遁路開仙芝獲免仙芝表其功加驃騎左金吾大將軍及祿山反兩京陷上在靈武詔嗣業赴行在嗣業自安西統衆萬里威令肅然所過郡縣秋毫不犯至鳳翔謁見上曰今日得卿勝數萬衆事之濟否實在卿也遂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常犄角爲先鋒將嗣業每持大棒衝擊賊衆披靡所向無敵祿山之亂兩京未復肅宗在鳳翔至德六年九月嗣業從廣平王收復京城與賊大戰于香積寺北西拒灃水東臨大川十里間軍容不斷嗣業時爲鎮西北庭支度行營節度使爲前軍

朔方右行營節度使郭子儀爲中軍關內行營節度王思禮爲後軍戈鋌鼓鞞震曜山野距賊軍數里列長陣而待之賊將李歸仁初以銳師數來挑戰我師攢矢而逐之賊軍大至逼我追騎突入我營我師囂亂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決戰於陣萬死而冀其一生不然則我軍無子遺矣嗣業乃脫衣徒搏執長刀立於陣前大呼當嗣業刀者人馬俱碎殺十數人陣容方駐前軍之士盡執長刀而出如墻而進嗣業先登奮命所向摧靡是時賊先伏兵於營東偵者知之元帥廣平王分迴紇銳卒令擊其伏兵賊將大敗嗣業出

功至安西北庭行營節度鄜坊邠寧節度使歷檢校刑部尚書封昌化郡王以家難去職服闋復舊官大曆十四年九月轉太子少傅尋卒時年六十六贈太子太保史臣曰歷代武臣壯勇出衆者有諸節行勵俗者鮮矣矧蠻夷之人乎如馮盎智勇守節社尒廉慎知足蘇尼失恩惠史忠清謹凡用兵破吐蕃谷渾勇也心如鐵石忠也不解萬均官恕也阻延陁之親智也捨高突勃之死識也立大功居顯位夙夜匪懈者何力有焉常之以私馬恕官兵與將士均賞賜古之名將無以加焉多祚忘身許國孝德壯勇立功皆三軍之傑也豈九夷之陋

漳水灌城經月餘城不拔是時軍無統帥諸將自圖全人無鬪志賊每出戰嗣業被堅衝突履鋒冒刃爲流矢所中數日瘡欲愈臥於帳中忽聞金鼓之聲因而大叫瘡中血出數升注地而卒上聞之震悼嗟惜久之詔曰臨難忘身爲臣之大節念功加贈經國之常典故衛尉卿兼懷州刺史充北庭行營節度使號國公李嗣業植操沉厚秉心忠烈懷幹時之勇略有戡難之遠謀久仕邊陲備經任使自兇渠構亂中夏不寧持感激之誠總驍果之衆親當矢石頻立勲庸壯節可嘉將謀於百勝忠誠未遂空恨於九原言念其功良深憫悼死於王事

禮有可加宜贈裂土之封用廣飾終之義可贈武威郡王其賻贈及緣葬事所司倍於常式仍令官給靈輦遞還所在以其子佐國襲其官爵食實封二百戶

白孝德安西胡人也驍悍有膽力乾元中事李光弼爲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十臨城挑戰龍仙捷勇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望顧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歷選其次左右曰白孝德可光弼乃招孝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要幾何兵孝德曰可獨往耳光弼壯之終問所欲對曰願選五十騎於軍門爲

繼兼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勢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懷恩賀曰剋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尅懷恩曰觀其攬轡便辟可萬全者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乃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余致辭非他也龍仙去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息馬伺便因瞋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耶曰我國之大將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猪狗孝德發聲虓噉持矛躍馬而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暇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携之而歸賊徒大駭其後累戰

功至安西北庭行營節度鄜坊邠寧節度使歷檢校刑部尚書封昌化郡王以家難去職服闋復舊官大曆十四年九月轉太子少傅尋卒時年六十六贈太子太保史臣曰歷代武臣壯勇出衆者有諸節行勵俗者鮮矣矧蠻夷之人乎如馮盎智勇守節社尒廉慎知足蘇尼失恩惠史忠清謹凡用兵破吐蕃谷渾勇也心如鐵石忠也不解萬均官恕也阻延陔之親智也捨高突勃之死識也立大功居顯位夙夜匪懈者何力有焉常之以私馬恕官兵與將士均賞賜古之名將無以加焉多祚忘身許國孝德壯勇立功皆三軍之傑也豈九夷之陋

哉嗣業力贊中興終歿王事未可倫而擬也

贊曰君子之居九夷無陋壯哉嗣業孰出其右

舊唐書卷一百九考證

阿史那社尒傳阿史那蘇尼失者啓民可汗之母弟社
尒叔祖也其父始畢可汗○沈炳震曰按始畢啓民
子蘇尼失兄子也云其父誤

契苾何力傳陪葬昭陵證曰烈○烈新書作毅